

第十二冊 儒學類之四

莒
縣
志
編
纂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儒學類之四

第十二冊之三

莒縣志編纂 目錄

景印重修莒志序	一
重修莒志序(盧少泉)	五
重修莒志序(牛介眉)	九
敘例	一三
題名	二一
古蹟	一
軍事	五七
司法	一一七

金石……………一三二

事類……………

古詩……………

題詞……………

說明……………

附錄五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附錄六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附錄七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附錄八 目錄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景印重修莒志序

國有史郡縣有志其爲文獻可徵則一也事必循跡溯其源書尙詳實欲不謬追先德昭信來者莫非期永式焉莒在周爲少昊封國今爲四百里大縣故流風穆如宏邈左挹海隅居當南北之衝地則守治繁艱其志乘舊者散軼殘闕又加今俗萬殊懼後皆無所述士紳關心者嘗有私稿但劄劂公世非一家之事也迨中華民國鼎革歲甲戌國步粗安官紳協議重修設局於賈氏花園徵聘莊太史心如任總纂分纂及與其事者均邑之鴻儒可謂濟濟一時余不才亦忝廁足其間由之郇廚鼎鼐不遺滌刀俎吹薪火等役如是而已衆議借鏡武功登封郟城諸志之精粹並列兩洋法制黨政新猷之峻德舉例凡四以成其書盧明府序莊太史敘例盡

詳不復贅。是志也。詳不失簡。文不奪質。謂其依範而述也可。謂其創作亦無不可。三載事峻。治裝歸。短燭撫劍而論史。霜晨插菊而聯吟。以及兵匪壓境。培斂農商。無不長形夢寐中。丁丑日人入寇。蒸民離散。共黨乘之。莒成荒墟。余入蜀山居八年。日降後東遊金陵。逢趙子阿南。得莊太史卒於闕里之耗。往哭其墓。遍詢莒友。知修志諸子。或遇害或不詳其踪。時路猶梗。每遙望而弔之。徐蚌禍作。狩臺衆庶追隨。又逢阿南倍相親。不數載亦作古。亟趨撫棺盡慟。賈園盛集。惟余一人矣。比聞大陸行馬列法。改文字焚書。國粹鮮克有存。史有齊曾兩度喪國。皆依莒助重興。中樞因撫鮑叔語。於行都通衢鑄曰母忘在莒。勵衆圖恢復也。余讀之。其感奮之情。更有異於人者。而莒人自必又甚於余矣。政院主計處秘書唐君立生。乃志

局文牘戟符公哲嗣。函云全臺求莒志十數年不得。有流陽契友吳洽民。知其如此。檢所存芝加哥大學中國方志目錄。列有重修莒志。全部都二十冊。遂函莒人羅宏文氏及立生。繼由吳氏洽借。在芝景印一部。於今春運臺。思之事甚奇。桑梓厚德。吳氏忠謀。豈謂偶然。踰日立生再函。附在芝影印樣模。云擬在臺重印。並徵序。觀物百感交集。恍如賈園雨窗。握管話舊。不圖距五十年。再作馮婦。頓忘耄荒。不文。遽諾之。是志也。湮於本國。得於他邦。有呵護歟。乃感格歟。抑天之不喪斯文歟。或禹甸之重光禎祥歟。必有其一。爰歷綴其原委。以觀厥後。古云有志竟成。果能永誓毋忘。焉知來朝之奇。不更奇於今日之奇。若夫探古於且于樂壘。浴風於流水浮丘。詠歌之餘。當回憶寓臺之母。忘在莒。或捧此志書。轉向告曰。毋忘在臺。毋

忘在臺，如斯企望，余亦不懈於菑之父老。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庚申仲春歷下李豔炳南氏謹識

重修莒志序

莒本古國。其幅員殆較今縣境爲狹。秦以後爲郡。爲縣。爲州。而復爲縣。疆域界劃亦多存疑。其輿圖山水建置經制文物之散見羣籍者。十無二三。此宋賢創作方志論者。謂有裨國史。守土之吏。當視爲急務者。況世變日新。關係政教愈切。而復值舊聞放失之後乎。莒志自勝清嘉慶間。邑令許氏紹錦續修。迄今又百餘年。中經張氏承燮。蔣氏楷。及邑紳管氏廷獻等。先後倡修。張氏僅創體例。蔣管屬稿未就。旋復閣置。前任宿松唐君劍青。徇各區區長之請。呈准省府。規畫未就。而唐君去職。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少泉奉令代理。下車伊始。莒人士復以爲言。余曰。此吾責也。乃延邑耆宿。

莊心如太史董其成。復聘李君炳南。周君召亭。莊君德符。趙君阿南。分襄厥事。二十三年三月開局編纂。值匪患方殷。嚴城晝閉。而諸君子操觚不輟。罔間昕夕。星霜再歷。成書凡七十七卷。都二十冊。少泉昔負笈燕市。時研政籍。瀏覽方志。種別浩繁。不可悉讀。讖陋所知。蒐輯之富。殆罕與此書比倫。昔萬季野論修史。宜尚詳實。謂所著明代史藁。繁蕪倍於宋史。且非不知簡之爲貴。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今之志書。有關地方政教。爲後來考鏡之資。尤重於史。得茲巨製。網羅參伍。融貫新舊。舉全邑之輿圖。山水建置。經制文物。一一紀實。以待後之治國聞者。要刪

焉。蓋與萬氏論史之旨。先後同符。視康對山武功志以簡勝。洪北江登封志以擬古勝。陸祁孫續郟城志以修辭勝者。其用意固不侔矣。少泉治莒二載。愧乏政蹟。念莒人愛余之殷。依依不忍去。惟冀世變少戢。歸耕故里。棲遲蓮池之側。徜徉濰水之上。重披此編。宛如浮來朝爽。流水清流。毗盧古閣。望諸故壘。歷歷在目。更難忘干戈擾攘之際。諸君子風雨一燈。商訂義例時也。河北清苑盧少泉序。

聚中

平心靜氣，體道之真。一氣貫注，神清氣爽。此
時，精神百倍，智慧如海。此乃修道之真訣也。
凡欲修道者，必先求此真訣。此真訣之真，不
在文字，而在心。心真，則道真。道真，則德
配。德配，則位。位，則天。天，則地。地，則人。人，
則鬼。鬼，則神。神，則仙。仙，則聖。聖，則
神。神，則仙。仙，則聖。聖，則神。神，則仙。仙，
則聖。聖，則神。神，則仙。仙，則聖。聖，則神。
神，則仙。仙，則聖。聖，則神。神，則仙。仙，
則聖。聖，則神。神，則仙。仙，則聖。聖，則神。

重修莒志序

方志者具有時代性者也。修現代之方志，必具現代之眼光。應現代之需要，所有纂述詳略之間，自宜深切注意，未容率爾從事也。吾國在昔，省有省志，府有府志，縣有縣志，甚至鄉有鄉志，里有里志，方志之作，亦云盛矣。而其囊括一鄉一里之志，成爲一代文獻，上備省志之採擇，下作行政之標準者，厥惟一縣之志。然則縣志顧不重哉。莒志始自明成化，迄於清嘉慶，中間雖屢經修輯，而其內容所載，大抵沿襲舊例，無大變動。殆亦時代使然歟。民國二十二年冬，省令各縣修志，其明年盧前縣長少泉聘請邑紳莊心如先生任總纂。二十四年年終，編輯蕞事，校印未竣，而解職以去。本

年六月。余承乏斯邑。履政之初。雖因簿書鞅掌。緝捕勞形。未遑過問志乘之事。然竊以爲莒古國也。亦巖邑也。自周初至今三千有餘歲。其間因革損益。古今異宜。固不待言。卽以民國二十餘年而論。世事日趨複雜。所有政治之改進。社會之遞嬗。物產經濟之消長。農工商業之盈虛。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必不能一一悉如古所云。當斯時而言修志。倘無現代之眼光。博通之學識。斟酌今循名核實。以求適當。則書成而後。或於現代潮流之動向。經濟文化之發展。容有未合。將何以信今而傳後也。故修現代之縣志。其事倍難於往昔。今賴莊先生等之力。全志告成。志之總例有四。曰圖。曰記。曰表。曰志。而以子目分類相屬。所詳者或甄錄前志。或增補。

闕遺。或加之以考證。或附之以名著。凡所纂述。要皆以紀實爲指。歸所略者。大都無關世道人心。國計民生之記載。而又博考典禮。廣搜金石碑版。以補前志之缺。莊先生等之用心。可謂精且勤矣。披覽一過。雖不敢謂盡合現代之需要。而其綜括古今。足備將來徵文獻者之采擇。則所敢斷言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獻縣牛介眉

中斷其理，止其不一。式禮制十七

禮文雖始於周，而諸君所說則亦周禮所

闡明之禮也。今禮既廢，而諸君乃謂禮之

廢也，而謂禮之存也。夫禮之廢也，則禮

之存也，亦禮之廢也。禮之存也，亦禮

之廢也。禮之廢也，亦禮之存也。禮之

敘例

自來方志之作多在國家統一之世而廢續於承平日久文物大備之時莒志昉自成化續於萬曆中更崇禎壬午之變燬滅無存清順治五年乃重修焉然今存者康熙雍正嘉慶三志而已康熙志成於敕修一統志時蓋自順治間重修至康熙十一年知州張文範任內乃告成書雍正志李氏方膺稿本就於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七年乃付剞劂惟嘉慶志成於許氏紹錦之一手時當嘉慶元年清運盛極而衰徵已見教匪作矣道光始有夷禍咸豐幾於失國同光繼統天下粗安其間州牧之通曉文事者如蔣氏楷張氏承燮皆有續修莒志之舉地方士紳則管氏廷獻等且有手訂

稿本。然卒未成書。蓋至是而莒志之失修者已百餘年。民國十五年。邑人復議重修。延單氏銳主其事。中更兵亂。屬稿未完。二十二年冬。十區區長傅心如等。合辭上請縣府。乃有重修莒志之籌備委該等分任編纂。二十三年二月。始設局採訪。而劉桂堂竄擾山東。遂及莒縣。逮兵事結束。人心大定。至夏秋間。乃漸見訪稿。爰取康雍嘉三志。及周氏興南莒志述遺。錄自蔣管各稿。復有增補。類次別擇。補其未備。自周武王十有三年。至於民國二十四年。三千餘年之事。彙爲一編。故不係以州縣之名。而概曰莒志云。

志之總例有四。一曰圖。圖之數二十有二。自全縣疆域。以及舊志之州治學宮。無弗詳焉。仿張氏圖經例也。二曰記。自春秋莒國以

及民國之事撮其大要而爲全志之綱領者也。三曰表。記所弗能詳者。則以表列。故表次乎記。表之總目凡四。曰沿革。曰職官。曰封爵。曰選舉。依蔣氏例也。而分屬於各志者不與焉。四曰志。凡記與表所弗詳。至於志則無弗詳矣。志之最關重要者。厥惟輿地。凡星度氣候地質里至山脈水系建置物產皆隸之。此與圖相爲表裏。而非圖所能該也。革命成功。黨治開始。列於經制之先。所以重黨務也。經制首縣政。若財政若教育。皆縣政之大者。軍備攸關治亂。司法以制姦宄。此尤經制要政。不可以弗著也。民社一志。前志所無。仿膠志例增。所以重民治也。地方自治。實握民治之樞。農工商業。又爲自治之本。他如宗教氏族風俗。孰非理民社者。所當維持。

整頓者哉。民國獻縣志以文獻統人物。茲略仿其例。首列典禮。次及壇廟之載。在祀典者。附以祠廟寺觀。著其興廢之迹。亦可以觀世變矣。復次古蹟金石藝文。後之覽者。儻亦有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者乎。舊志稿張氏序例。引外史掌四方之志。自公卿諸侯。至於羣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此志人物者。所由昉也。然方志之體。究異史裁。善善從長。貶惡則僭。故世家宦蹟。以及各列傳。著其懿行。而略其紕逆。使賢者有所法。不肖者反而省。其與激揚之旨。或無舛乎。舊志之紀列女略矣。今志列女。較前志增數倍。以采訪投稿者。惟此最多。而於窮鄉寒門。未經旌表者。猶恐遺焉。其有事迹見之記載者。無弗登焉。非濫也。蓋自政府更定褒揚條例。

獨標孝義而貞節之名。乃不見於旌典矣。然莒人素重廉恥。尤崇婦節。千百年來。矢柏舟而效靡笄者。寔以成俗。且其人死者已矣。生者夙稱未亡人矣。及今有遺。於後安述。過而存之。非敢與孝義之條。有所刺謬也。若夫前人著述。有關掌故。仿章氏文徵例。分屬各類。其他遺篇零什。蒐輯無多。姑附藝文書目後。其雜綴軼聞。無關宏旨。列諸志餘。張氏外編莒徵。莒覽之作。請俟異日。

前志義例。莫詳贍於張氏。然張氏議修志時。並未見康熙志。今借自北關劉氏。惜卷首不完。無可校補。雍正志。廩有存者。亦有缺簡。茲錄二志序例。篇目及各小序。存其梗概。嘉慶志。今印之本。列女傳亦缺三十餘頁。已借舊本鈔補。原版尙存。縣署茲存其序例。暨

編纂姓氏。餘從略焉。蔣稿目錄。錄自述遺。張稿序例及目錄。依舊鈔本。其餘有關前志之文字。悉加甄錄。而以單稿所著序引各篇附焉。別爲一卷。諸城張棟銘季驥氏寄贈莒志考證。援引博辨。裨益宏多。已備錄其說於沿革表及古蹟之後。附識於此。

莒自春秋以來。以國名縣。至今無改。與他縣異。則其爲志。當與他志異。至民國而爲莒志。又當與前志異。然綜是數異。而有一同焉。曰紀實而已矣。實爲國矣。則志乎國。實爲郡而州而縣矣。則志乎郡與州縣。謂舊志宜略。而實則詳焉。夫安得而略。謂新志宜詳。而實則略焉。夫安得而詳。新與舊雜陳。而古與今間出。詳與略異宜。而因與革互見。編年則國非一體。斷代則事仍相承。譬之一身。端

冕補服而革履也。譬之一簡篆籀隸楷而國音字母也。稽於古無成例。實卽其例也。創於今無定體。實卽其體也。雖然吾有懼焉。當十九世紀之末。民二十餘年之間。而談志乘必詳著乎政治之演進。社會之嬗變。以究極夫治亂得失之所在。吾誠無能爲役。若惟是窺竊陳編塗飾耳目。曰吾秉經也。酌史也。仿古名著也。未知其與紀實之旨。果有合焉否也。夫山川不能語。而古人不可作。吾述古而不實。古人烏得而質之。若徵今而不實。人皆得正其失而糾其謬矣。吾爲此懼。尙望海內宏達。進而教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莊陔蘭謹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某日隨筆

其間矣吾欲此類皆歸於內學教訓而後之

古而不實古人也非而實之其意全而不實人者特五其夫而陳
與陳實之實陳陳也陳實也夫由凡不論而謂古人不可不實也
是則論者謂陳陳在古曰吾陳陳也而陳陳也則古者謂陳陳其
則陳陳之陳陳也陳陳也夫由凡不論而謂古人不可不實也
十其陳陳之末如二十餘年之由陳陳也而陳陳也則古者謂陳陳其
則陳陳也陳陳也陳陳也夫由凡不論而謂古人不可不實也
則陳陳也陳陳也陳陳也夫由凡不論而謂古人不可不實也

重修莒志題名

發起

縣長

唐介仁

劍青
安徽宿松

區長

傅存恕

心如

杜文漢

子雲

孫家棟

雲軒

胡鍾玟

士佩

臧蘭圻

初九

張效德

克峻

艾謙成

益三

莊鴻翔

伯翺

吳登階

級甫

唐榮廷

執符

籌備

李

豔

炳南
歷城

張晉階

平甫

魏延琴

劍泉

傅存恕

于樹封

嗣辰

管象履

仲禮

于樹琪

佩珊

于興奎

經武

王介人

眉生

張緒基

洛初

莊厚澤

德符

張鍾麟

秀甫

莊陔蘭

心如

督修

縣長

盧少泉

以字行
河北清苑

牛介眉

以字行
河北獻縣

監修

第三科科长

張晉階

協修

第五科科长

董永和

少義
新泰

陳桴航

以字行
博山

總纂

莊陔蘭

心如

分纂

采訪

李 豔 炳南

周興南 召亭

趙子莪 阿南

莊厚澤

張緒基

于璣鏡 瑞符

莊余珍 希堂

賀程九 韶雲

管象履

單 銳 紫坪

車維楨 藩周

王寶璿 石生

王介壽 鏡秋

莊昞熙 景樓

卞立愛 子睦

王之栻 敬若

徐克筠 清溪

莊爾驥 龍章

臧星垣 紫宸

于昌言 師皋

龐信一 鏡如

莊修撰 心言

楊希敞 調武

袁守統 紹鳳

李龍書 劍泉

唐家謙 益三

繪圖

何錫朋 晉雲

文牘兼庶務

唐棨廷

戰符

校對

唐棨廷

謄錄

尉祥廷

瑞甫

張熺泰

階三

辛廷楨

季剛

戰則五

以字行

注：李炳南老居士負責編纂古蹟、軍事、司法、金石四類。

重修莒志卷十八

志

輿地志

古蹟上

浮來山 西二十里。一名浮丘。相傳云春秋魯公及莒人盟于浮

來卽此。

節錄康熙志

石焦原 莊子伯昏瞿人登焦原之山射蛟百仞之淵而目不瞬。太平寰宇記作橫山。漢志謂之崢嶸谷。俗名青泥街。在縣南三十六里。

孫臏洞 在州治東甲子山。洞旁有泉。下有飲牛汪。

節錄嘉慶志

葛仙翁與孝廉苗顓讀書處 在絡山北峯下有碑記

單稿

孝源泉 州北一百七十里俗名孝人泉唐孝子孫旣樂安人字

公侯父母沒廬墓有泉湧出墓側大旱不涸禱雨輒應

元太史院校書劉傑有碑銘

孝婦石 相傳昔有孝婦負其姑避水此石水不能溺因名在五

區

嘉慶志

楊光輔讀書處 在馬鬣山俗謂之楊廣峽

斬將臺 在馬鬣山有摩崖鐫斬大將王仙處六字每值陰雨石

色變赤似血歷久不滅

事詳金石
莒志述遺

邱樾讀書處 石埠鎮西山有批峽峪明邱簡肅公會於其處讀

書諸城邱錫琬有遊批峽峪記載其事

以上山水

姑幕城 在州北一百六十里。商侯國爲石埠之古城。

節錄嘉慶志

莒故城 故城三重。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至元縮小。明始砌以磚。卽今之城垣。匝郭土阜。皆曩之故城基也。

向邑故城 向姜姓。炎帝之後。附庸之國。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滅其國。一統志曰。向城在莒南七十三里。

節錄嘉慶志

渠邱 左傳。成公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于池上。杜注。渠邱邑名。莒縣有蘧里。在縣南。舊址已不可考。且于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在縣西北六十七里。或以附郭外城。諺所謂七里門者。

當之實誤。

事詳兵事

長城 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俗名長城嶺。齊記：宣王乘山嶺築長城。西起齊州。東至海。以備楚。長城之入莒者。自穆陵。東歷太平山四十里。接高柘之嶺。轉而南。絕浯水。過臥牛城。又南傍高華嶺。入諸城界。嘉慶志

樂毅壘 戰國燕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獨莒與卽墨不下。毅退九里而爲壘。節錄嘉慶志

城陽 漢高帝六年。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封子肥爲齊王。孝惠二年。齊王入朝。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文帝二年。析齊之城陽郡。封朱虛侯章爲王都莒。

箕城 漢縣屬瑯琊郡。在縣北境。址難詳考。

靈門故城 漢縣在縣北卽今之石埠鎮。

高鄉故城 在州南漢置爲侯國屬瑯琊郡後漢建武十三年封

城陽共王子堅爲侯尋省寰宇記故城在東南七十三里齊乘高

鄉疑卽今十字路城。

邑人張祥雲
窺陳睨拾

析泉故城 漢縣屬瑯琊郡在今縣治東北九十五里源河鄉上

下石城村其故址也。

陽都 漢縣在古辟土城南沭水右岸。

東安縣境 漢志東海郡有東安縣注云侯國李氏地理韻編謂

在今沂水縣境蓋謂其故城今據漢安宋伯望租界碑浮來山以

西皆東安縣地。

禹亭 漢安碑左側。禹亭長孫著。禹亭長既署名租界碑。則禹亭在浮來山近處可知。

曹公城 漢獻帝初平四年。兗州刺史曹操攻陶謙於徐州。過此

築城。今州南二十里五花營是。

雍正志
以上城邑

曾子講堂 孟子外書四篇。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藝海
珠塵

卜子書院 州南一百三十里書院村有古寺。傳卜子書院。有祠

堂舊基。有曬書臺。有文昌山。

節錄雍正志

定林寺 浮來山南北兩峯正對。有古寺曰定林。卽劉勰校釋經。

曇觀送舍利處

節錄康熙志

劉柘山朝爽樓

在摘藥山東南朝爽樓記云壺南五里爲葛陂

嶺余宅居北嶺也今葛彼口莊

彼當是陂之訛

柘山故宅應在其處又記

云卜地於震方則樓應在故宅東現樓故址猶可尋覓

盧純小文苑

盧純明貢生能詩家有小文苑與一時名流觴詠

其中在今十區坪上村東北隅

以上宅第

浮來山銀杏

樹傳係春秋時物圍七八抱蔭覆數畝幹形分張

類比竹腹裏石碑微露牛角前人多所題詠

節錄葛志述遺

象山樹浮來之西南怪石峪有樹拱把高不逾尋傳與定林寺

銀杏同時卽今所謂玄棗也

節錄葛志述遺

城陽王手植槐 在州內有古槐半體如枯而枝葉敷茂相傳劉

章手植

節錄嘉慶志

莒子墓 在城西二十里浮來山

嘉慶志

專諸先塋 在八區專疇莊傳係專諸故里並有其先塋

嘉慶志

城陽王墓在玉皇嶺

嘉慶志

唐驍騎都尉孫應乾墓 在城北一百里太平岡

嘉慶志

唐孝子孫既墓 同上

宋中書侍郎傅堯俞墓 通志言墓在莒縣李志謂在城南于家

莊地名傅家廟子者傳係傅氏塋地

金永壽真人墓 在城內朝元宮側磚塔高八尺民國十八年楊

虎城兵拆毀用作廁所。事後邑人周興南率衆修之。惟築以土。未

復舊觀。

高志
述遺

元京兆郡侯敬襄公段祐墓 在管帥

元季家林 在五區東莞鎮西南里許。林約二十餘畝。有翁仲石

馬等碑七。一書濰州壽光等處平灤禿魯花千戶季公。一書

宣授武德將軍總管季公。一書宣授忠顯校尉千戶季君。一

書宣授右衛將軍百戶季桐。一書宣贈武德將軍季由義。一

書宣贈武德將軍季公。一書莒郡千戶季大公。

碑文見
藝文

元亞中大夫鄒惟新墓 在城南五里鄒家莊。

嘉慶
志

明縉雲伯胡深墓 在四區方城莊。華表翁仲俱存。按深處州龍

泉人從太祖屢立戰功。後從朱亮祖伐陳友定遇害。追封縉雲郡

伯單稿

明御史姚鵬墓 在城西姚家官莊後。有碑。

明昌黎縣知縣陳良輔墓 在高家莊正東。

明布政司參議陳昂墓 在一區黃花溝莊。嘉慶志

明太僕寺少卿劉樸墓 在五區塚。嘉慶志

明孝子錢濟民墓 在城南韓家菜園莊東。爲孝子之祖父母錢

大公崔太君墓。有萬曆十九年碑。西爲孝子暨配趙氏墓。舊碑已

斷。清道光元年重立。民國三年邑人周興南同莊余珍及本莊社

長捐貲修墳。并呈請縣長諭令墓所百步內禁取土。萬志述遺

明廣平府推官張延祚墓 在城北三里陳家樓莊西有碑。

明無極縣知縣趙之鼎墓 在城東十五里張家莊東南硯台山

下石旺河南。

明陝西巡按御史莊謙墓 在二區孫由集東有碑。

嘉慶志

明紹興府知府杜其初墓 在城東岳家村北。

骸骨塔 在南關孔家園相傳明末兵燹死傷遍野有善人檢拾骸骨完全者葬之義田殘缺者聚於一壙上建磚塔高六尺有奇康熙四十三年善士張曾揚重修立石題曰捐埋無主骸骨塔乾隆五十八年光緒十三年兩次重修。

劉正十八年次請十三年兩次重刻

車馬四十三年書士魁曾書車馬立石國曰無思誰主隨曾教諒
湯谷安泰善助之匪因靈動音聲允一物土聖聖德高六只齊香
證骨效 吾南開具家個時編四未共與我禮謝世許為人謝佳
則隨真律假真其匪效 宜城東山次書

御刻西風對時少為無益 第一句將山與雲各論

江谷刊同前

則其則其取禮節之非無 吾知東十五里區三詩實請與台山

重修菖志卷十八終 宜城東十五里區三詩實請與台山

重修莒志卷十九

志

輿地志

古蹟中

考證

浮來山 春秋隱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作包來，浮包字音通如梓枹，脰胞之類。

杜注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閒

邳音

杯浮包聲通

按此浮來邑名非山名而杜釋不見浮字合邳鄉公來爲邳

來以聲相取耳後漢郡國志東莞有鄆亭有邳鄉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注引盟浮來云云與杜同又曰莊九年鮑叔受管仲及堂阜而脫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

縛于此。因以爲名。即古堂阜也。東莞後爲名。按此注甚難明。浮來後何又引及堂阜耶。然尙未以浮來爲山名。水經注。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卽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此亦因杜說而直以浮來爲山名。並被之水名。而經所書浮來。則無能確指在今何地者。顧氏方輿紀要。謂在今蒙陰縣西北三十里。江氏春秋地理考實。謂在今莒州西二十里。莒邑非紀邑。胡氏禹貢錐指。則未言浮來山水之所在。華亭姚氏左杜注。與江說同。考今後漢書志。乃東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昭補注。宋乾興中。始合刊於范史。經後人讎校。多有舛誤。此浮來注下堂阜云云。似沿水經注而蔓引。

注桑泉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其水導源堂阜云云與志注並同皆沂水注內之文堂阜在今蒙陰地顧氏以浮來山

繫之蒙陰似由此而誤江氏以浮來在莒西二十里則因明一統志而誤胡氏雖未明言浮來所在而地理之學最爲得實其沂條內引諸家之說謂今沂水實出雕崖山山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方輿紀要一百二十里）南接蒙陰界去縣治一百三十里沂水於此發源東南流又東逕蓋縣故城南（寰宇記在沂水西北八十里）又東逕浮來山又南逕爆山（齊乘在沂水西北三十里今曰咆突固明統志又名大固山今一統志曰雹山）又東南逕東莞故城西城卽今沂水縣治在水之東僅一里方輿紀要旣以雕崖山與蓋縣故城並繫之於沂水縣則浮來山安得遠在蒙陰西

北三十里乎。浮來既爲沂水所逕。今莒城西距沂水治尙八十里。浮來山安得近在莒州西二十里乎。蓋浮來邑名。山水名後起因之。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杜注。密魯地。瑯琊費縣北有密如亭。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然則盟于浮來爲尋密之盟。以結好息民。古者軍行師從。卿行旅從。少有盟於國都者。鞍之戰。齊敗績矣。而盟于袁婁。去國五十里。宋之圍華元。告病矣。而恥盟城下。楚師爲退三十里。豈浮來尋好之盟。而在二十里郊關之內乎。襄二十七年。宋向戌爲弭兵盟于國門之外。故經書曰盟于宋。案古莒城舊址。尙在今州治之西七八里。如果盟于城西。所謂浮來山者。則經

必書曰盟于莒。其斷無是說可知矣。據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蓋縣下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其蓋縣故城在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證以水道所逕。浮來當在縣西北四五十里內。江氏以爲莒邑者。近是。傳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晉地理志。東莞故魯鄆邑。然則浮來者。莒魯二國之交。故盟於此也。考水經注。密水出時密山。春秋時莒地。左傳莒人歸共仲于魯。及密而死是也。則盟于密亦莒魯二國之交也。

張祥雲窺
陳睨拾

姑幕一 前漢置姑幕屬琅琊郡。後漢屬琅琊國。後漢劉盆子傳注曰。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之東北。路史今密之莒東北一百六十里。有姑幕故城。則姑幕故城在莒東北一百六十里確

然矣。莒初修志以莒南十字路爲姑幕，固屬大謬。後修莒志又以莒北一百六十里之石埠鎮爲姑幕故城，並引後漢逢安樊崇攻莒不下，轉掠姑幕，遂入青州以爲證。謂由莒而姑幕，而青州道路相合。然後漢書姑幕注引博物記曰：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不知此句宜如何讀。若云淮水入城東南五里爲句，有公冶長墓，又爲句，是淮水入姑幕縣東南，去城五里，而姑幕境內有公冶長墓也。細玩博物記語意，姑幕故城總在淮水與公冶長墓之西。且淮水與公冶長墓必有一去姑幕故城五里者。淮水卽今之濰水，今濰水在石埠鎮南，相去數十里，與濰水入城東南五里之解不符。公冶長墓雖在石埠鎮之東南，而相去十餘里，與城東南

五里有公冶長墓之解不符。濰水與公冶長墓無一去石埠鎮五里者。且石埠鎮不在莒之正東北。去莒亦不止一百六十里。安得以石埠鎮爲姑幕故城哉。考公冶長墓在今諸城縣錫山下。姑幕故城應相去不遠。余於民國三年因事赴諸邑。親至公冶子墓地。其地在錫山東南。公冶長村。其村舊名進賢東北。墓前爲公冶子祠。院內明時趙副憲碑。亦引博物記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爲證。訪之士人皆云錫山西北隅。傳聞有故城遺跡。其地瓦礫甚多。尙有史家店等名。東南至公冶長墓適五里。公冶長村西南至莒城適一百六十里。方位道里亦相符合。至淮水在錫山東南。相去尙四十餘里。則莒之東北多姑幕故地。其曰淮水入者。入姑幕縣境也。而

姑幕故城實在諸城縣境而不在今莒境矣。

莊述采訪稿

姑幕二

莒人莊先生述姑幕攷據博物記淮水入城東南五里

有公冶長墓之文定漢姑幕縣城在今諸城境其說甚精確惟博

物記淮水二字予疑當係浯水之字訛蓋姑幕縣爲浯水流域去

淮水尙遠水經注浯水東北逕姑幕縣故城東可證自來水道變

遷事所恆有據博物記水經注觀之晉初浯水尙逕姑幕城中元

魏時浯稍東徙則逕其故城

道元作注時縣已廢尙未復

東至今日浯又稍徙而

西古今來姑幕城左右浯水變遷之大概可以見矣莊君姑幕攷

與予略同惟淮水稍異故附記于此以待博雅者攷訂焉

張棟銘莒志考證

莒城今莒縣城卽周莒國都漢之莒縣已見水經注元和志實

字記及一統志毫無可疑。惟魏書地形志於莒縣下注云有莒城。則頗滋疑問。葉圭綬以爲地形志所稱有莒城當指外城。如縣治外城卽指內城。其說良是。蓋今縣在周爲莒國。在漢兩次爲王都。城陽當時其城必甚大。水經注所謂其城三重。郭周四十許里者也。琅邪元魏時但爲郡縣治。必就其一隅以爲治所。而其全城猶在。故魏收注曰有莒城耳。至義塘郡懷仁縣下亦注曰有莒城。葉氏疑或指渠邱城而言。則非也。渠丘雖在莒南。然未爲莒都。亦當去莒不遠。斷不能在今贛榆縣西也。寶字記懷仁故城在唐宋懷仁縣西二十三里宋懷仁縣金改爲贛榆棟銘案漢志琅邪計斤縣下。班自注莒子始起。此後徙莒。酈道元敘游水逕琅邪計斤故城。引班此注而申之曰。故世謂之南莒也。計斤故

城在今贛榆。元魏武定七年所置之懷仁縣亦在今贛榆。當時計斤故城有南莒城之名。故魏收於懷仁縣下注曰：有莒城。與今之莒縣無涉。葉氏疑不能明。欲以城址無攷之古渠丘當之。誤矣。統一

志：莒城鎮在贛榆縣西十五里。惟引舊本水經注作游水。逕即丘縣故城西。殿本水經注已辨其誤。莒志考證。

向國故城。續山東考古錄。蘭山縣向邑下云：春秋地名向者凡三。一文公十一年會吳于向。杜注在潁川長社縣東北。蓋鄭邑與今山東無涉。一桓公十五年冬城向。此向自爲魯邑。今縣西南向城鎮是。一隱公二年莒入向。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此爲向國。後爲莒邑。通典莒縣下云：漢向縣故城。在今縣南。寰宇記莒縣南七十里。有春秋時向邑故城。又言寰

字記海州懷仁縣。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置義塘郡。理黃郭戍。領義塘歸義懷仁三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又云郡縣俱移就高密郡莒縣界內。置在古辟陽城。

漢表城陽共王子壯封辟土侯。水經注云世謂之辟陽城。

後州志州東

南有故郡中故郡老故郡北故郡大郡等社。皆近義塘郡村名也。

魏志歸義有蘆山。懷仁有吳山。皆在今州南。寰宇記歸義縣在懷

仁縣

此懷仁在江南嶺榆

北二十五里。亦在州境內。今案縣內第八區有南北

故郡社名

南故郡社爲莊家埠墩子陳家埠墩子王家埠墩子河灣薛家道口許家灘井小新莊井子八莊北故郡社爲郭家埠墩子王家莊子大時家莊李家

莊莊家莊沙埠子朱家莊子小時家莊營子官莊後葛析小公塾十二莊

地居潯河之北。河南爲大店鎮。鎮之

西南三里許。有南城西城等地名。

據莊述向城考

義塘郡縣各城向國故

城。當均在於此。水經注沭水下。沭水又南與葛陂水會。水發三柱

山西南流。逕辟城南。又曰其水于邑積以爲陂。謂之辟陽湖。西南流注于沭水也。又據置在古辟陽城後之言。辟陽城當在正南。去此不遠。南去十里爲仕溝莊。仕溝河正在其南。此水經蘭墩官莊。丁家湖等莊。皆窪下地。其卽葛陂水之辟陽湖歟。此水下流入沭。則辟陽城之在仕溝村。當無疑義。又按蘆山今志作鱸山。在十區蓮花鄉。爲縣之東南境。北去六十里爲十區之石城鄉。有石城城。山後等莊。當卽歸義故城所在。若吳山則在贛榆縣境矣。

渠丘 今安邱縣亦稱渠丘。而渠丘實非安邱也。諸城張棟銘氏修安邱志。辨之甚詳。茲參錄其說曰。左傳成公九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楚遂入鄆。蓋渠丘在莒南。鄆在莒北。左氏敘次井然。豈有自陳北伐。過莒不攻。而先繞越山險。至莒北二百餘里之安邱。然後迴師圍莒者乎。按左傳成公八年。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杜注。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蘧渠音通。此注蓋脫一丘字。郡國志琅琊莒縣下。劉昭引左傳成公八年。申公巫臣會渠丘公。杜預曰。縣有蘧丘里。可證也。則莒之渠丘。非今之安邱明矣。且于。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注。且于莒邑。春秋正義曰。既入於隧。復宿於郊。所入非城池也。細繹傳注。將戰期于壽舒。

杜注

莒邑先遇於蒲侯氏。稍爲近莒之地。按齊侯自晉還不入。遂襲莒。其道由西北迴折而東南。齊莒之交。穆陵介處其間。山阜崇峻。澗道深邃。察其地勢。則且于約在穆陵以南。去莒城西北六七十里。較爲近之。今以附郭土城之七里門當之。解之曰。土人讀且爲切音。于里聲亦近。古之且于門。今訛爲七里門也。不知杜注且于莒邑也。而非莒國之門。且入於隧。宿於郊。復遇莒子於蒲侯氏邑。是且于距莒之國門。尙有幾許道里。而七里門接城數武。目爲且于。蓋出於後人之附會耳。

長城 今名長城嶺。戰國策。蘇代所謂齊有長城。巨防者也。按史記六國年表。齊威王十一年。趙取我長城。趙成侯七年。侵齊至長

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人築防以爲長城卽齊威王之
二十八年也又楚世家云楚人說頃襄王曰王請出寶弓鑿新繖
射嚙烏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涓邱夜加卽墨
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泰山郡記云泰山西
北有長城緣河逕泰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
山嶺築長城西起齊州諸城志
作濟州東至海以備楚今泰山郡記齊記皆
不可見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管子云長城之陽魯也長城
之陰齊也則春秋時已有長城矣城因山爲之起平陰之防門歷
泰山北崗而東由穆陵關至莒州太平山四十里接高柘之巔遠
望如長虹轉而南絕涪水過臥牛城又南傍高華嶺漸入諸城界

至膠州大珠山入海。而水經注括地志皆謂至琅邪臺入海。或指其地之著者而言。其實相距尙六十里也。莒志 逃避

樂毅壘 史記田單列傳。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力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說苑。王與太后奔於莒。逃於城陽之山。國策。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山中。張棟銘氏莒志考證。謂城陽莒屬邑。是齊襄以之拒燕之莒。卽今之莒縣也。資治通鑑。齊王出亡之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胡三省註。莒春秋莒子之國。齊滅之。班志莒縣屬城陽國。國都也。宋白曰。周

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茲輿於莒始都計斤城在今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春秋時徙於莒三國志注引英雄記東海蕭建爲瑯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中略）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及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亦皆謂燕之所攻乃今莒縣通鑑輯覽齊人討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注曰齊東境邑左傳陳桓子請老於莒是也非莒國之莒獨異其說然未知所本至燕壘故址沂州府志謂是今十里堡之護水堤康熙雍正兩志指爲壩上東南嘉慶志則曰城東南鄒家莊長堤下之大石羣說紛

歧按燕人攻莒圍困數載防塹軍壘又何能僅在一處必執一而是之則泥矣。

城陽 舊志沿革後敘云至漢立城陽王都莒魏徙城陽郡治莒。

此語誤詳見考證。

金爲城陽軍又改城陽州故有城陽之稱考諸城高密二

志俱有城陽城非卽莒地明甚謬哉此論直未嘗讀書矣考說苑齊王饗楚使於梧宮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中略）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國策貂勃謂齊王曰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返千里之齊（中略）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由是觀之則城陽爲莒屬邑其地多山在戰國時已馳名矣漢書田榮

并三齊。發兵距楚於城陽。田橫收齊散兵。反擊項羽於城陽。韓信破齊。歷下軍入臨淄。齊守相田光走城陽。韓信擊殺龍且。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皆此地。高帝紀六年。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封子肥爲齊王。城陽置郡。蓋自此始。孝惠二年。齊王入朝。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見史記文帝二年。析齊之城陽郡。封朱虛侯章爲王。都莒。可證高惠兩朝之城陽郡。皆治莒縣。傳至王莽篡位。乃絕。由羣書所載攷之。則西漢以前之城陽。當專屬莒縣。猶今日之益都臨沂。尙相沿稱爲青州沂州耳。安得謂爲非莒地耶。至諸城之城陽城。卽漢平昌縣故城。水經注亦謂之龍臺城。齊乘始有城陽城之名。于氏謂卽漢城陽國。亦曰龍臺城。予於諸城志已辨其

謬。高密則西漢故縣城。今謂城陰城。而別無城陽城之名。惟今卽墨亦別有城陽城。其縣志附會漢書韓信追北至城陽語。謂卽其城。不知古人戰爭。常稱敗北奔北。漢書所謂追北者。乃追其敗北之殘軍至城陽耳。絕非自南而北。蓋前漢時無二城陽也。予謂諸城卽墨之城陽城。亦必有其命名之由。惜今無可攷。然決不能冒充西漢以前之城陽。莒舊志乃因此而定城陽非莒地。謂爲相沿之誤。甚哉其不察也。

莒志
考證

箕城 山東續考古錄。箕縣故城。在城東北百□□里。元和志。

莒縣。濰山在縣東北八十三里。

寰宇記誤作
三十八里

水經注。濰水導源濰山。

東北逕箕縣故城西。是箕縣城。當在今縣東北濰水東南。沂州府。

志謂箕城在西北七十里誤

靈門縣故城

前漢地理志琅邪郡屬縣有靈門縣前修莒志謂

今石埠鎮爲靈門故城後修莒志以石埠爲姑幕故城而靈門遂無所指但云涿水所經應與石埠相近耳然姑幕故城今實在諸城境內考前漢書靈門縣註云有高柘山壺山涿水所出今高柘山壺山在石埠鎮西相去非遠涿水發源壺山經石埠鎮南則石埠鎮乃靈門故城焉得誤爲姑幕哉

莊述采訪稿

析泉縣故城靈漢縣

班志作析泉

屬琅琊郡續山東考古錄云析泉縣故

城在東北□□里水經注濰水

白箕縣

又東析泉水注之水出析

泉縣松山東南逕析泉縣東又東南逕仲園山東北流入濰濰水

又東北逕諸城西。又東北洋水注之。按仲園山在日照西北百二

十里。

一作龍姑山
姑又作骨

其東有膏澤河。在諸縣城

二字似倒

西。似卽析泉水。諸

城志。松山在莒州北境。沈流莊西北。其東南七十里爲仲園山。其

圖。仲園山正在膏澤河西岸。析泉故城。當在仲園山西北。莒州境

內。今案本縣第四區沈流莊西北有屋山。有水發源山之西南。

日今

濰水
南源

東南流入舊流泉牌境。出上下石城村之東。至源河集南折

而東北。至庫山南。與北源合。濰水又南出管帥集前。復東北流經
崗子山北。膏澤河會龍骨山水入之。又東北入諸城縣界。則今之
屋山。卽水經注所謂松山。濰水南源之水。卽析泉之水也。今之上
下石城村。適在此水之西。析泉城在此。當無疑義。至其經庫山南

入濰。庫山當卽仲園山。古今異名耳。昔爲析泉縣。今曰流泉。牌。因此地除濰水南北二流外。西有華水。東有玄武菴水。北有北流泉水。衆泉盛沸。析泉之名不虛也。以今道里考之。析泉縣在今縣治東北九十五里。第四區源河鄉上下石城村是。又考園子山。

今名鐘鼓

山以形似名也。

南有前後仲園等村。村因山名。謂園子山卽昔之仲園山。固

可。惟與北流入濰句不合耳。至葉氏以龍骨山爲仲園山。以膏澤河爲析泉水。殊謬。龍骨山爲莒日分界之山。地不盡屬日照。南距濰水三十餘里。龍骨山水發源西麓。不得曰經也。膏澤河一名澇枝河自日照縣西流入境。合龍骨山水入濰。其河自東而西。則與水經注經析泉縣東不合。葉氏殆以膏澤河與龍骨山水自南而北混而爲一。

又曰其圖仲崗山正在膏澤河西岸。

今圖崗子山在龍骨山水之西

是以崗子山爲

仲崗山。註曰一作龍骨山。是直不知諸山諸水方位所在矣。

陽都 漢志陽都屬城陽國。東漢併屬琅邪國。魏晉因之。後來攷

據家皆謂陽都故城在今沂水縣南。不知西漢時之陽都縣城在

沂水西岸。三國時之陽都縣城則在沭水西岸。水經注所載甚明。

可覆案也。攷水經。

爲三國時人所作。見四庫提要。

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

臨沂縣東。酈道元注則於南逕臨沂之前。追敘沂水逕蓋縣東莞

東安縣之後。而繼之曰沂水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酈氏稱爲故

城。則爲西漢之舊縣可知。曰沂水逕其城東。則在沂水之西岸可

知。經所以不言沂水南過陽都者。以三國時此城已廢。經例不敘

廢城也。

水經注通例於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攷故城之跡。

又攷水經於泚水東南過莒縣

東之後卽繼之曰又南過陽都縣東蓋此時陽都已遷治泚水西岸故經稱泚水過其縣東酈注於此無所用其解釋直敍曰泚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溝水稱爲陽都縣不曰故城者亦見其爲三國時之縣也合泚流二水之經注觀之則西漢時之陽都縣城在泚水西岸三國時之陽都縣城在泚水西岸固甚明白特何時遷治則無可攷耳然則三國時之陽都縣城果安在乎攷泚水注酈氏敍葛陂水西南注泚於經文泚水南過陽都縣東之前則三國時之縣城當在古辟土城南泚水右岸其城或屬今莒縣境或屬今泚水莒縣之交雖未可知要之三國時陽都縣之疆域必有

一部分在今莒縣南境內。則可斷言。近世學者。泥於一統志陽都故城在今沂水縣南之說。於水經流水南過陽都縣東之文。多疑莫能明。孫星衍求其說而不得。則釋之曰。流水下流。至陽都與沂水通稱。不知水經流水至陽都入于沂。酈注已辨其誤。而術

與流同

水南至下邳入泗。班志自有明文。孫氏何得武斷謂沂流下流至陽都得通稱耶。總由不知三國時陽都有新舊二城耳。

莒志考證

東安縣。漢東安縣故城。在今沂水縣南三十里。而其疆域則半在今莒縣境內。據漢安宋伯望租界碑陽云。在山東禺亭西。有田在縣界。碑陰云。別界南以千

千阡古通

爲界。千以東屬莒。道西道

北東流屬東安。此碑發現於浮來山西二里孟家莊舊廟牆基

內其田界雖未能確指。要卽在浮來山近處。碑陽所云山東者。卽浮來山東也。其正租界也。碑陰云別界者。指畸零地而言也。云道西道北東流屬東安者。猶云路西路北東流云者。蓋以山頂爲界。水東流處也。以地勢言。莒當在東。東安當在西。意當時東安或有插花地在浮來山東。故云然耳。要之。今縣境自浮來山以西多屬漢東安縣地。則可推而知也。惟此東安漢縣。後世學者多指爲東海郡之侯國。則沿誤已久。棟銘案沂水注。沂水南逕東安縣故城。東漢封魯孝王子強爲東安侯。又南盧川水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注桑泉水而入沂。沂水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予嘗據酈注。以攷漢城陽國之量域。則莒縣最在東。而東安縣在正西。又西南

爲盧縣。正南爲陽都。方數百里內。疆域分明。東海郡所領之東安侯國。似無插入此環境之理。疑酈氏此注偶爾誤記。隨筆引用。

水經

注此例亦數見

近世學者如錢坫王先謙皆因酈注而疑兩東安爲一地。更

曲爲之解。謂沂水縣與海州壤境南北相接。實則非也。故予謂沂水所逕之東安縣。當定爲城陽國四縣之一。一統志據寰宇記。東安故城在朐山縣西八十三里之文。定爲漢東海郡之侯國。最爲

近理。當從之。

同上

定林寺。梁書劉勰傳。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又曰。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考僧

祐梁之高僧。於武帝時居鍾山之定林寺。彥和隨其家族流寓江南。因往依之。自與莒縣浮來山之定林寺無涉。且是時莒屬北魏。彥和仕於梁。而武帝安能行敕於魏地。而令沙門校經哉。惟舊志載有隋仁壽中釋曇觀送舍利於定林寺。州啞民禽巨海乞靈得應一事。似莒之定林。其名久著。或彥和於鍾山校經後回莒。以浮來形勝。創立寺宇。名以定林。而曇觀繼武彥和。克證佛果。因獲此靈應耶。據此。則莒之定林。乃曇觀送舍利處。非彥和校經之定林寺也。

胡深墓 按明史。深浙江處州龍泉人。死於陳友定建甯戰役。建甯地屬福建。去莒數千里。無歸葬於莒之理。况彼時明太祖爲吳

王莒猶屬元。後雖追封縉雲伯。似亦不能移葬於莒。姑誌之以待

考證。

重修莒志卷十九終

重修莒志卷二十

志

輿地志

古蹟下

訂誤

莒父考 春秋定公十有四年。經書秋城莒父及霄。杜注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論語子夏爲莒父宰。集解引鄭說云。莒父魯下邑。蓋莒國名。莒父魯邑名。莒非莒父。莒父非莒。閻百詩四書釋地云。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晉范氏據此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曾子亦嘗爲莒父宰此切春秋實事推求之也。而補者云。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剛父是也。卽今莒州地。乃

據無錫顧氏春秋大事表之說則非矣。今莒州在魯之東南將五百里。與閻氏西鄙之說已相刺謬。况春秋地以莒名者不一。昭三年左傳。齊侯田于莒。杜注莒齊東境。十年傳。陳桓子請老於莒。二十五年傳。自莒疆以西。此皆齊之莒。而非莒國之莒也。如因齊魯與莒接壤。臆爲是說。昭二十六年傳。陰忌奔莒以叛。杜注周邑。豈亦取地於莒而謂之莒乎。且鄭有武父。桓十二年經。晉有黃父。文十七年傳。楚有

城父。

昭九年傳

雞父。

昭二十三年經

父豈必魯人語音乎。閻氏精地理學。四書釋

地補。係山陰樊某附益之。其說有甚陋者。

張祥雲窺
陳晚拾

東鄆。春秋時有二鄆。昭二十六年公居鄆。西鄆也。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東鄆也。漢書地理志。東莞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蓋

謂西漢之東莞縣治卽古鄆邑。今已改爲鄆亭也。郡國志東莞司馬彪自注有鄆亭。蓋謂舊治雖改爲鄆亭猶屬東莞也。據二漢志注則今沂水縣東北四十里之城子嶺當爲古東鄆無疑。晉初鄆亭蓋改屬姑幕。故杜預於春秋城諸及鄆注曰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鄆也。於是。有以莒北之東莞集爲古鄆邑者。酈道元于此辨之最詳。水經注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孟康曰縣故鄆邑。今鄆亭是也。(中略)左氏傳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琊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矣。棟銘案京相璠之說與杜注略同。酈氏所以不與杜辨。

而斷斷辨京相璠之非者。蓋鄆亭在姑幕西南六七十里。杜氏但謂在姑幕縣南。尙無大害。若京相璠則直斷爲在姑幕縣南四十里。學者若惑於其說。將失古鄆之所在。故酈氏復引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之語。斷定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非在姑幕縣南四十里也。酈氏在青州頗久。於山川古蹟。或親至其地。或詳攷圖籍。所述皆至爲精審。而葉圭綬猶泥於京相璠姑幕南四十里之說。以莒北之東莞集爲古鄆邑。非也。予故取酈說而申明之。于此餘詳東莞攷。

東莞 葉圭綬謂今沂水縣治爲東莞郡城。以城子嶺爲東莞縣城。以莒北東莞集爲古鄆邑。而力闢舊說。以今沂水爲東莞縣。

城子嶺爲古鄆邑之非。並斥水經注爲誤。棟銘案葉說非也。酈注大體不誤。特因文有譌脫。遂令讀者猝難詳辨耳。攷沂水注。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縣故鄆邑。今鄆亭是也。蓋西漢東莞縣本治古鄆邑。東漢則遷縣治于團城。而改舊治爲鄆亭。故孟康注班志曰。故鄆邑。今鄆亭。語極明瞭。而酈氏引之。可見鄆亭自東漢以後。未再爲縣治矣。沂水注又云。魏文帝黃初中。立爲東莞郡。此句上疑有脫文東燕錄謂之團城。魏南青州治。地形志南青州城。治團此蓋謂東漢所遷治之東莞縣城。魏立爲郡。至東燕始有團城之名。元魏時兼爲南青州治。乃指當時之縣治而言。非謂西漢時之東莞故城也。寰宇記沂水縣理城。本漢東莞縣。南燕于此置團城。鎮可證。東漢以來之縣治。皆在團城。不在城子嶺矣。其

文雖有脫誤。其實尙可探尋。葉氏未細心觀。竟謂道元稱漢縣魏郡。皆爲故城。又謂道元誤以團城爲縣城。因誤以縣城爲鄆城。種種錯解。皆由力主古鄆在莒北。東莞集之見所誤耳。至於東莞縣治。何時遷于今莒北之東莞集。葉氏以爲在晉宋之間。亦非也。道元以前。果有此事。則沂水注既詳辨鄆亭。似無不敘及之理。蓋自東漢至于元魏。東莞縣治始終在團城。及高齊併姑幕入東莞。隋志。東莞縣後齊併姑幕入焉。始將縣治移此。以便居中控制耳。大抵高齊以後之東莞疆域。屬今莒縣者十之八九。屬今沂水者十之一二。元魏以前。則反是。史文雖闕。不難攷索而知。惟自酈氏沂水注有脫文。而東莞縣治。及東鄆之所在。遂令千年以來之學者。勞心焦思。而苦

難明晰。故詳辨之于此。

義塘郡 案魏書地形志。義塘郡。武定七年置。治黃郭城。領義塘歸義懷仁三縣。隋書地理志。莒縣舊置東莞郡。後齊廢。復置義塘郡。開皇初郡廢。葉主綬曰。義塘郡本後魏移置莒境者。並非齊始置。棟銘案葉說非也。元魏武定七年所置之義塘郡。及三縣。其故城皆在今贛榆縣界。如果魏復移置莒界。依地形志通例。萬無不附注聲敍之理。况武定七年置郡。八年五月卽禪位。高齊時間亦太短促。予意此蓋高齊初年移置莒境。較爲近理。攷義塘郡之建置沿革。惟寰宇記懷仁縣

隋所移治。唐宋因之。金改贛榆。復漢舊名。卽今贛榆縣治。

下記之最詳。其

文有分明者。有稍晦者。有不可通者。今爲分別辨之于下。記云。漢

贛榆縣舊城在懷仁縣

謂今縣

東北三十里。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

改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領義塘歸義懷仁三縣。懷仁故城在縣

今縣

西二十三里。歸義故城在縣

今縣

北二十五里。魏武定七年置。屬義

塘郡。隋廢。

可見此縣並未移置莒境

其不言義塘縣故城者。蓋當時必郡縣同城

也。此記文之分明可曉者也。記已云懷仁縣。按後魏地形志云武定七年置。屬義塘郡。郡縣俱移就高密郡莒縣界內。置在古辟陽城。後廢爲義塘鎮。此文則稍嫌辭涉含混。蓋武定七年置懷仁縣。屬義塘郡。此地形志原文也。郡縣俱移就莒縣界內。數語乃後來事。不宜牽連混合。然因此亦可見當時移置莒境古辟陽城者。惟義塘郡與懷仁縣。以懷仁縣爲附郭。元魏所置之義塘縣蓋已廢。

又可見歸義縣之並未同時徙置莒境矣。此記文之語雖稍晦。而事實猶可探尋者也。其記文之最不可通者。莫過於魏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領義塘歸義懷仁三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數語。夫黃郭城明明在懷仁縣。隋所徙。即今贛榆縣是。界何以又云莒縣界耶。記既明載懷仁歸義故城在縣西及縣北矣。何又云並理莒縣界耶。此記文有譌誤。讀者宜勿爲所惑者也。予嘗合魏志隋志寰宇記詳細研究。蓋元魏武定七年置義塘郡。及義塘歸義懷仁三縣。並在今贛榆縣界。高齊天保初廢義塘縣。將義塘郡及懷仁縣。並移置于莒縣界內之古辟陽城。而歸義仍舊未移。及天保七年廢東莞郡。又將義塘郡移治莒縣。而懷仁縣仍舊。逮隋開皇初。廢義塘郡。又將

治古辟陽城之懷仁縣移于今治。

即今贛榆縣治

並廢歸義縣此義塘一

郡三縣廢置之大概也。葉圭綬泥於寰宇記並理今密州莒縣界之誤文。力主元魏移置義塘郡於莒境之說。其續山東考古錄。竟將武定七年所置之義塘郡及三縣並列于莒縣。而不知其故城皆在今贛榆縣境。甚哉考古之難也。

辟土城 案漢表城陽共王子壯封辟土侯。史記表無土字。王念孫曰。漢表本壁字。寫者誤分爲二字。棟銘案今殿本水經注。葛陂水發源三柱山。西南流逕辟土城南。

注云案近刻訛作辟城城南

世謂之辟陽城。

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節侯劉壯爲侯國。殿本水經注。依永樂大典校正。近刻訛字甚

多。大典係根據宋槧善本。酈注此條。既明引史記表作辟土侯。則似近刻史表脫一土字。漢表並不誤。王念孫之說。似未可從。乃葉圭綬必從王說。又以臆度而牽及辟陽侯封邑。更鑿矣。葉氏又疑今縣南二十五里之五花營爲辟土城。尤誤。考酈注。敘葛陂水入沭在潯水之後。潯水在今大店鎮北。距縣城六十里。辟土城更在其南。約計當在今縣南七十里。卽寰宇記所稱。移置義塘郡懷仁縣於莒縣界內之古辟陽城也。

案寰宇記。義塘郡懷仁縣。俱移就莒縣界內。置在古辟陽城。後廢爲義塘鎮。後字。下句

讀。葉氏謂爲置在古辟陽城後非也。

高陽城 葉圭綬續山東攷古錄。謂高陽縣故城在莒縣東南。今高羊社。棟銘案漢書恩澤侯表。高陽侯薛宣成帝封。班自注東莞

蓋析東莞縣置攷西漢之東莞縣境其南爲東安又南爲陽都東爲莒縣其畺域當偏在今沂水縣北部高陽侯國旣析東莞置萬無在今莒縣東南之理予謂此侯國當與今莒縣無涉葉氏蓋誤引至莒縣南之高羊社予疑或係高鄉之音轉寰字記高鄉城在縣東南七十三里相距較近或因此得名也葉氏又據寰字記高廣新山二侯國亦在今縣界之語遂將此二縣亦列入莒縣畺域中不知寰字記所謂今縣者皆包括今日照縣而言如昆山侯國實在今日照境內而寰字記稱亦在今縣界此其明證高廣新山二縣城址旣無可攷究竟在今莒縣或日照界內均未可知故予作沿革表於西漢時將高廣新山二縣削而不錄蓋與其濫收無

寧闕疑也。

衆利侯國。續山東攷古錄雜攷中列衆利侯邑。謂郝賢封此。漢

表下有姑幕字。棟銘案漢書孝武功臣侯表。衆利侯郝賢。班自注

姑莫。

莫幕古通

又衆利侯伊卽軒。班自注侯輔宗嗣。始元五年薨。亡後

爲諸縣。王先謙謂此係併入諸縣。非改衆利爲諸縣也。武帝女諸
邑公主。見本紀。在始元五年前。足爲諸縣非始元置之明證。予謂
據班表自注。則此衆利侯國。蓋始析自姑幕。後併入諸縣。其地宜
在漢姑幕城南。今諸城縣界。似與莒無涉。亦不宜濫收也。

茲。案春秋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注。城陽姑幕
縣東北有茲亭。說者謂漢之茲鄉侯國。卽春秋之茲邑。杜注所謂

茲亭卽由漢茲鄉侯國所改置。漢姑幕故城在今諸城錫山下。茲亭既在其東北，則當屬今諸城境內。諸城志謂茲亭屬莒州非也。

以上張棟銘

莒志考證。

莒志卷二十古蹟下終

重修莒志卷三十四

志

經制志

軍事

歷代

自古兵事所係。以地以人。山河要塞。名都巨鎮。錯處其間。爲用兵者所必爭。莒則非其地也。其有遐陬僻邑。不當兵衝。而忠義之士。效死勿去。驍桀之夫。據地以逞。如漢樊崇之起兵。明壬午之城守。庶幾近之矣。至於逋寇稽誅。偏師坐困。烏合魚游。豈值兵家一哂。然則莒之兵事。可紀者僅此乎。曰茲輿氏立國以來。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厥後歷代爭戰所及。關於地方治亂之數。史籍具在。談莒

乘者固不得而略也。烏可以時無英雄。概付諸廣武一歎哉。

周

惠王十八年。

僖公元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棼。

友魯公子。以下凡稱公

稱我。皆依春秋原文。

莒無大夫。其曰莒棼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

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棼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穀梁傳

定王二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

行禮。

左傳

簡王四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郟。(下略)

左傳

靈王三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郟。滅紇。救郟。侵邾。敗於狐駘。

(下略)

左傳

靈王五年。莒人滅郟。郟恃賂也。

左傳

靈王七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郟田。

左傳

靈王九年。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左傳

靈王十年。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

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下略）左傳

靈王十一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郚，取其鐘以爲公盤。左傳

靈王十三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下略）左傳

靈王十七年，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

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下略）

左傳

靈王二十二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

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下略）左傳

靈王二十三年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

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代莒侵介根左傳

景王四年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會 城之 楚告於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下略）左傳

景王七年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

來故曰取左傳 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

內大惡諱也

景王八年 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

蚡泉莒未陳也（下略）

左傳

景王十三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左傳

景王二十二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左傳

景王二十五年。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

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左傳

西漢

高帝二年。項羽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史記項羽本紀

高帝四年。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門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

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主在楚。來救必反。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何爲而止。遂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陣。信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且半渡。擊且陽不勝。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且楚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田橫以廣死。自立爲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將稿

按城陽城在高密縣南。世名田橫城。故韓信追楚兵至城陽者。高密之城陽也。信旣斬龍且。濰水呼吸追北。不過數十里而止。

豈有追至莒三百里者乎。

節錄康熙志

景帝三年。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城。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史記吳王濞傳

新莽天鳳五年 瑯琊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况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

後漢書劉盆子傳

新莽地皇三年 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旣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

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

後漢書劉盆子傳

東漢

光武帝建武五年。陳俊爲瑯琊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

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悉平之。

沂州府志

獻帝建安元年。呂布自稱徐州牧。東海蕭建爲瑯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

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霸後復與布和。

三國志魏志卷七注

東晉

元帝大興二年。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自號

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鑿、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等共討之。

晉書
豹傳

明帝太寧二年。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

晉書
石勒傳

南宋

寧宗嘉定四年。

楊安兒

益都人

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爲謀主。母舅

劉全爲帥。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蠡

起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爲山東行省。黃擱爲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卽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僞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尙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即縣治東全李以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南馬醫山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嘉定十一年。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將蒲察。宋史李金招撫副使黃穉阿魯答襲破李全于莒州。及日照縣之南。全傳

三道擊之追奔四十里。

金史宜宗本紀

元

順帝至正二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銀青榮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

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獠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兵取莒州。

元史察罕帖木兒傳

至正二十七年。初揚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治河有功。命爲招討使。從也速復徐州。授義都元帥。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從令宣與信還鎮沂州。至是徐達師至淮安。以書諭宣父子使降。信得書遣使納款。太祖遣徐唐臣等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宣父子陰持兩端。乃令信密往莒募兵。而遣人詐犒師以緩我軍。達受而遣之。使還。宣卽以兵夜劫徐唐臣。欲殺之。衆亂。唐臣脫身走達軍。達卽日率師抵沂州。分兵

急攻之。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宣自度不能支。開門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走山西。於是嶧州趙蠻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沭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來降。達以宣反復。執而戮之。

明史紀事本末

明

太祖洪武元年。青州亂。民孫古樸等襲莒。同知牟魯死之。

沂州府志

成祖永樂十八年。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縣民林三妻。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鬥。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于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柵寨爲出沒。青州衛

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剿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于卸石柵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竟遁。時賊黨賓鴻等攻安邱。知縣張璵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于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邱圍急。率千騎晝夜兼

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之。殺賊

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

明史紀事本末

武宗正德六年。春三月。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明

府志作戚宴明

攻莒

州。知州劉仲剛竭力禦之。城賴以全。

雍正志無春三月霸州五字。今從府志校補。

世宗嘉靖十七年。季還宗等十六騎攻莒城。范國卿禦之。

嘉慶志

熹宗天啓二年。夏五月。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遷

鄆城。萬歷末。以白蓮教惑衆。黨數千人。連陷鄆鉅野鄒滕嶧。

明史

莒

城守戒嚴。知州葛遇朝集紳衿悉力禦之。亡命乘機者悉遁。

沂州府志

鄰邑有白蓮教匪之亂。知州楊湛然以威鎮服。匪不入境。民立祠

祀之。

採訪冊

莊烈帝崇禎十五年春三月清兵自直隸南下破莒州遂收馬

於走馬峪至八月始去

鄉上志

崇禎十六年正月初三清兵又至歇馬月餘臨城環圍三四十

里城關廬舍拆毀無存地盡荒戶口僅存什之二三

雍正志

崇禎十七年曹武生邑之店頭村人以左道惑愚民聚徒數千

爲亂東南有白馬坡廟林岡盤紆據之立營汛設烽火寇掠鄰邑
聲勢頗震攻安東衛御史蘇經衛人奉旨回籍剿堵時盜匪蠡起
兵餉俱匱經假莒日兩邑富室之糧募勇數千進擊之相持數月
會戰於薛家河戰酣武生振臂作妖術揮衆突陣官軍少却有泉
子頭義士李汝榮者子八人皆精武技驍勇有膽略聞經敗馳赴

突入賊陣。殺傷數十人。武生驚愕。衆亂。經回軍轉鬥。追奔三十里。擒殺甚多。至龍王頭村。武生投井死。

冊 採訪

清

文宗咸豐四年。鹽梟陳玉標。聚衆千餘。自海州竄入莒境。州城戒嚴。把總黃某馳至朱陳店防堵。臨時募民兵。倉卒應敵。賊至勢盛。民兵氣奪。鋒甫交卽潰。黃不能制止。隻身逃匿。賊呼嘯入村。大肆焚掠。復寇良店汀水等村。所至十室九空。安東衛參將郝上庠聞警。急率莒日兩縣鄉勇進剿之。邀擊於馬鬣山下。連戰皆捷。玉標東竄。上庠追及碑廓鎮。又大破之。

冊 採訪

咸豐十年。捻匪焚掠贛榆。竄擾日照莒州。鄉民四逃。全境震恐。

安東衛千總郝元傑率莒日鄉勇禦之戰於界牌嶺互有勝負時日紳丁守存在籍辦團練輦砲詣元傑合力以拒再戰匪方布陣元傑驟以巨砲轟之匪大挫遂退

咸豐十一年 捻匪寇山東於膠澳間戰不利由管帥竄入州境沿途劫掠旋南退秋復由南大至州城掩屯村民各相聚結寨自保匪首李成以州城堅峻仰攻不易焚附郭廬舍以示威比聞沙溝山寨避亂者頗有富室圍攻破之肆行殺戮尸積如阜並焚其寨時嶧賊滕化光亦率徒千餘犯莒警耗四至城防民寨各自爲謀不相救援賊故得逞更乘勝攻硯台山民寨垂克有申三奎者發火銃斃數賊賊仍進攻三奎投巨石又斃其三寨中人胆少壯

連聲喊殺。於是火器齊鳴。木石交擲。會大風雨。山洪暴發。賊勢不支。解圍去。復北攻玉皇廟。民寨山無水。圍攻三晝夜。人多渴死。寨遂不守。噍類無遺。

治南馬鬣山。綿亘數十里。峰巘陡絕。惟山南羊腸一綫。僅可攀登。捻匪之亂。近村多移家居其上。結寨繕兵以自保。時境內被患已久。村舍半墟。又值隆冬。野無所掠。賊往攻山。輒爲炮石飛擊。墜崖死。相持六七日。將退矣。有淄川賊劉德配者。時亦入莒劫掠。與李成合。偵知山路。導成分匪衆爲二。佯攻山北。而伏精銳於山南。會大霧雨雪。數武不相覩。山北之賊展旗鳴角而不進。寨中盡將丁壯護婦孺。置之北山。以北面險絕。料賊不能突上也。詎賊已由南

面潛登逼寨下。守者遑遽失措。火器俱爲雪浸溼。不能燃。寨遂破。屠殺無算。號泣震山谷。婦女多投澗以殉。橫尸狼藉。陰崖幽壑。冰雪皆殷。賊盡掠所有。復西竄。

毅宗同治二年。秋九月。僧格林沁擊擒匪於膠高間。匪南竄。僧度其必入莒。先選勁卒繞出其前。皆輕弓短箭。設伏於將軍嶺。然後自督大軍驅之。日將沈西。匪衆至嶺下。伏兵起。憑高下射。箭如雨集。死傷累積。伏尸不見土。前後截殺。斬首數千級。餘匪連夜走。詰旦。大霧迷途。僧軍追及。蹙之於城南三十里之土山湖。盡殲之。同治六年。擒匪任柱。賴文光自卽墨突圍出。諸將尾追入莒。陣於城南菜園莊。賊勢甚盛。官軍先以馬隊衝之。柱衆奮短兵逆戰。

馬隊大挫。步隊接應亦敗。賊乘勢撲城。有渠魁登州南土城上。指軍進攻。一時城防危急。守者急燃大砲擊之。竟殪其魁。賊衆氣奪。官軍返旗掩殺。始解圍而去。傳聞斃者僞小魯王也。時諸將用兜剿之法。賊分兩路東西竄。提督劉銘傳截擊於西路。布政使潘鼎新邀之於東路。斬獲甚多。賊飢且疲。沿海南走。銘傳尾追至坪上。奮擊大破之。任柱中槍傷墜馬。逃入贛榆。病甚。賊將潘貴升殺之。以降。賴文光竄至揚州。卽選道吳毓蘭計擒之。擒匪平。

以上俱見
採訪冊

重修莒志卷三十四終

重修莒志卷三十五

志

經制志

軍事

民國

莒自清咸同以後久無兵事。偶爾土匪竊發。旋就捕滅。間有明火劫案。官民震駭。以爲巨變。蓋民不知兵者久矣。宣統三年。革命軍興。天下響應。冬十一月。贛榆失守。諸城亦獨立。莒介其間。地方不逞之徒。蠢然思動。十二月。代理知州事周仁壽。馳至莒。立捕首要。置諸法。既而共和宣布。人心大定。莒邑遂免兵禍。厥後沂防分兵駐莒。協同緝捕盜賊。地方賴以安謐。故自民元以來。無兵事可紀。

有之五年夏起。

其事實皆據
採訪冊列入

民國五年五月，居正吳大洲以護國軍名義，宣言反對袁氏帝制，出兵山東，分據濰縣周村。遼人馬海龍據諸城，應之，欲南略鄰縣，雄厚其勢。沂防統領張培榮聞訊，遣營長郭超寶至莒堵防。超寶分軍使連長李崇山殿後，已先進至北杏。海龍偵超寶兵少，乘夜來襲，冀獲防軍旗幟服裝，以賺莒城。超寶倉猝拒戰，勢將不支。時崇山一連已陸續開入北杏，與超寶為犄角。而海龍不知也。事發，崇山聞警馳援，海龍軍猝不及備，腹背受敵，敗衄北去。是役超寶兵士陣亡十數名，莒縣警兵陣亡四名，居民死數人。幸黎總統就職，南北息戰，護國軍旋即取消，莒境幸得保全。

民國十四年十月。蘇奉之戰。奉軍師長邢士廉。兵敗北退。次於莒。軍紀不嚴。兵士強入民家。索供應取財物牲畜。少拂其意。輒遭凌辱。所過驚擾。莒邑地處僻鄙。自有清捻匪以還。承平日久。民間乍覩兵革。莫不惴慄失措。故莒人對於邢軍印象極爲深刻。迄今述之。猶有餘悸焉。

十一月。煙台鎮守使山東陸軍第二旅旅長張懷斌。避畢庶澄之逼。率軍奔莒。居二日辭職去。薦其團長王恩毓攝代。餉糈多資於莒。庶澄遣軍來追。前鋒抵管帥鎮。恩毓電省求解。並請以軍歸隸庶澄。事遂寢息。於時有袁永平侯六合等。攻陷沂州。乘勢進犯莒南。全縣震恐。恩毓進退失據。計無所出。與官紳徹夜會議。後採

耀兵之策。軍於小嶺。縣警備隊復進駐大店鎮。示以可戰。永平等聞莒有備。始各引去。縣賴以安。

民國十六年三月。張宗昌爲山東保安總司令。以方永昌爲軍長。使鎮臨沂。以禦國軍。疑駐莒旅長王恩毓有附國軍之嫌。密使永昌圖之。時恩毓因日照有鹽潮之案。親赴彈壓。永昌利其勢。分馳至日照。擒殺恩毓。更遣團長某馳入莒。乘夜以兵分塞巷隘。遂圍恩毓之營。盡繳其械。兵皆遣散。恩毓兵以事出倉卒。未加抵抗。城中竟免戰禍。亦云幸矣。

五月。五省聯軍被國民軍擊敗。退入魯省。經過莒縣者。爲蘇軍孫傳芳部屬李寶章馬寶珩兩師。馬步軍數逾兩萬。街巷爲塞。沿

途紀律甚佳。兵無橫暴之習。購物發價。不苟錙銖。夜皆露宿。不入民房。莒縣連年遭兵。此爲僅見。故至今人猶稱之。

六月。國民軍圍攻臨沂。其別部自贛入莒。屯軍於十字路。先後遣偵探隊宣傳隊至城。觀察動靜。並布威德。爲張宗昌所聞。疑縣知事田立勛密應國軍。遣混成旅旅長李冠儒率軍攻莒。於時更聞國軍師長某亦進軍北來。將至莒矣。謠言繁起。公私震駭。立勛棄職南走。城內只餘羸警十數名。秩序頓亂。宵小蠢動。管獄員李豔。警佐傅崇章。共謀保障危城。非先靖市面不可。豔乃親率警兵。武裝露刃。巡行彈壓。人心稍定。冠儒至莒。陣於郊。預備攻擊。已而知城空虛無抵抗。始悻悻收兵。初。宗昌委掖人祝少蕃爲瑯琊警

備司令駐沂水。兵無紀律，索需煩苛，官愁民怨，積不相能。至是少蕃藉口查防，移軍來莒。部下遇事生風，輒指某事通敵有據。某事附南有嫌，人多自危。但格於冠儒在莒，不得逞。無何冠儒奉宗昌命南援永昌。莒民畏少蕃獨留爲害，謀於豔等說冠儒使去少蕃。冠儒許之，令其同援永昌。少蕃初不允，冠儒怒迫之，遂行。時縣中無人主政，冠儒乃委其書記王炳華暫攝縣事，並留李冠軍兵一營衛之。

初縣知事田立勛南走時，本縣警備隊總隊副劉錦文大隊長趙長勝等亦率隊避往縣南邊境。迨李冠儒旅去後，突有革命鐵血軍司令李自迷率兵一營來莒。錦文長勝乃與之合，返兵至莒，籌

晝攻城。王炳華偵知，夜遣傅崇章偕邑紳單銳往說無効。次日拂曉，革命軍以錦文長勝率警備隊爲前鋒，四面攻城。李冠軍登陴抵禦，槍聲亂鳴，響震屋瓦。商民大恐，謀於李豔，往見炳華探其意旨。炳華冠軍俱以孤軍無援，表示不願固守，豔使人縋城，磋商兩解之。炳華冠軍恐受給，臨退以商會正副會長李葆芬、劉英俊質軍中。至安邱境始放歸。自迷入城，乃組臨時縣政委員會，維持現狀。

七月，張宗昌聞莒縣爲鐵血軍佔領，遣俄兵滿者特旅攻李自迷。時圍臨沂之國軍因事解兵南退，自迷遂棄莒走。縣警備隊復隨之去。逾日俄兵至莒，自迷去已遠，故未發生戰禍。惟以言語不

通時起誤會。居民甚恐。李豔說滿者。特以嚴紀律博榮譽。滿大悅。移兵駐城外。並禁酒店售沽。蓋俄兵嗜酒。醉輒滋事也。更爲羈縻計。商會與送名譽匾傘。住及月餘。紀律尙佳。既而方永昌委王頌揚來莒爲知事。始電請宗昌調俄兵去。縣警備隊聞頌揚來。先期往迎於途以歸。

十二月。直魯聯軍禦國軍於徐州。直魯軍師長顧震兵敗。退駐莒縣。震部李堂剛旅多招安逋寇。不守紀律。嘗結隊於金龍河畔。鳴排槍爲戲。全城駭愕。疑生巨變。又與地痞流氓相勾結。輒誣良民藏匿匪槍。加以逮捕。莒民汹懼。震雖惡其所爲。然亦不能禁也。十七年四月。國軍復圍方永昌於臨沂。時軍事倥傯。當道置地。

方治安於度外。以致魯省幾成盜藪。名城陷落者十數。人民呻吟於盜窟之中。其慘痛情況。難盡枚舉。蒙沂間著名大盜吳振山。史義成等。將乘機襲莒。計於拂曉。伺啓關衝入。縣役某遇諸途。返白塞門戒嚴。次晨日高。城門不啓。振山等知事已洩。四圍攻城。知事王頌揚登陴巡視。見振山衆中持有青白旗。禁兵不與還擊。困四日夜。聞永昌棄臨沂北退。振山等分兵於夏莊扼之。永昌怒。揮軍猛進。勢如驟雨。炮火齊發。夏莊半成焦土。振山之衆殲滅殆盡。莊外有涸汪。積尸竟成小阜。永昌乘勝撲城。振山等駭竄。圍立解。逾日頌揚隨永昌北去。行至招賢迤北。有地痞陳貽訢。李運。張三。麻等十餘人。聞頌揚輦金甚多。率徒要於路。以炸彈轟汽車。冀有所

獲而不知其爲子彈車也。永昌誤爲民間團練，響應國軍，下令搜剿，立將瓦屋大仕陽等二十餘莊包圍，大肆焚殺，浩浩慘劫，肇於俄頃，玉石同燼。事後據查，殺傷男女二百數十餘名口，共計災民二千四百餘名口，焚燒房屋一千八百餘間，牲畜無數，財物損失約在五十萬元以上。

王頌揚去後，李豔傳崇章聯合各機關及邑紳，復組織臨時縣政委員會，暫維現狀。逾日，蒙山劉桂堂高揭革命先遣軍旗幟，率衆來莒，聲勢甚大，一時不辨真僞，人心汹懼，閉關拒守。桂堂不得入，怒欲攻城，使人謝之曰：「國軍行且至，有命軍至，啓關虛與委蛇。」次晨，果十七師師長李明揚統軍來，各界懸旗郊迎，須臾吳振山史

義成衆亦至。明揚令與桂堂之衆均駐城外。無何張宗昌由濟南退走。國軍會師燕都。黨國成功。令十七師移駐臨沂。戰地委員會委劉志伊來莒爲縣長。明揚以資遣桂堂等回山。候命使振山等留莒。

振山之衆原多出身綠林。更利用地痞招納逋逃。又以暴力索取監獄賊囚。盡假以軍官頭銜。令各集合舊黨擴充部伍。以故久潛之匪。一時蜂聚。皆樹振山之幟。披武裝帶者。憧憧於途。椎埋剽掠。公然無忌。義成尤驕縱不法。後以事與振山失和。爲振山逮捕收獄。義成之衆不服。思欲火併。卒以勢力不敵而止。居三閱月。全境騷然。

八月，劉桂堂復率衆至，自稱奉中央命令招安，駐莒待編練。黨政當局開緊急會議，主迎主拒，莫衷一是。嗣聞桂堂經過沂水時，但與給養未許入城，遂探此策，遣警備隊長關興年等往與交涉。興年晤桂堂於夏莊，懾其勢，未能畢辭而返。次午，桂堂至，隊伍不整，副車載被擄男女，遂入莒城。其副官長田嘉賓，機警多權術，索需給養，培克無厭，揚言所供不給，則有非常行動。各機關人員，忱於禍至無日，率多遠避。當桂堂來莒之前，吳振山率衆往諸城擴充駐地，僅留少兵在莒守營。至是，桂堂圍其營舍，盡繳其械，更出義成於獄，收爲義子。商民大懼，無以自保，欲面桂堂通款曲，輒爲嘉賓所阻，不得達。時有任俠居間者，憤曰：「不去嘉賓，莒禍不除。」適

嘉賓私索豫昌當店款爲其黨所嫉。因以計問嘉賓於桂堂。去之。以後地方供應始得與桂堂直接通融。稍稍就範。各機關人員亦逐漸回城。秩序少復。居數月。中央總部派參軍譚曙卿蒞莒點驗。改桂堂所部爲暫編第四師。人心始安。

十八年二月。駐臨沂之第二集團軍二十一師師長楊虎城。久蓄圖劉桂堂之志。桂堂覺之。聞虎城爲其剿匪陣亡將士開追悼會。派人借弔唁爲名。往伺動靜。爲虎城所拘。始急遽備戰。先使其營長井得泉駐兵大店作前防。以史義成爲參議。監其軍。更收悍匪丁其才、鄧海峯等。使屯夏莊。與得泉爲犄角。虎城潛軍至夏莊。前鋒小接觸。其才、海峯卽潰退。虎城乘勝遂圍大店之圩。得泉義

成據陴抵抗。虎城下令向圩中疊發大炮。兵士紮梯登垣。喊殺震天。得泉義成待援不至。棄圩走。桂堂聞敗。恐城中生變。將公安局警備隊之槍械盡行繳去。復將監獄看守所兩處囚徒悉數縱放。擬背城一戰。敗則縱火殺掠。以洩憤。居民大恐。浼人說之曰。此乃私鬥。不可自絕中央。桂堂以爲然。允暫退。候中央解決。次日申刻。整軍北退。夜子刻。虎城營長王某抵城下。四圍發槍。縣政府科長李雨田偕李豔登城依堞。告以劉軍已去。請停攻擊。王某收隊入城。不戢兵士。是夜大肆搶掠。雖圭華亦不得免。第三日虎城全軍至。出示安民。秩序少定。桂堂退至管帥。楊軍追之。桂堂北走。將出境矣。而楊軍至管帥。忽折回。顧震復自諸城派兵南來。遏之。桂堂

遂入據北杏。大肆劫掠。北杏王氏故巨族。累世所積。掃地無餘。時苑莊等處刀會聚衆謀襲北杏。桂堂偵知。突出衝擊。刀會潰散。桂堂捕得羸老三十餘人。誣爲會徒。殺之。北杏東圩門外。虎城遲至半月。始整軍進攻北杏。激戰竟日。破之。獲其砲兵營長一員。桂堂所部潰不成軍。紛向安邱竄去。虎城駐莒半載。嚴於治盜。萑苻潛跡。然供應浩繁。需索無藝。地方元氣。至此益虧矣。

十九年二月。是年中央與晉豫兩省發生戰事。駐莒第十九師師長高桂滋。陝人。部多陝晉子弟。分駐於臨沂莒縣安邱諸城四縣。時有附晉之嫌。中央令山東主席陳調元攻之。調元使師長范熙績率軍東下。分向諸安兩縣進展。高軍駐安邱者。爲熙績擊敗。

南走入莒。駐諸城者爲高建白一旅。乃高軍中之精銳。奮勇抵抗。終以衆寡懸殊。爲熙績包圍。桂滋聞訊。由臨沂移駐莒城。預備往援。夜大雨。兵士乘之作亂。排商民之闔。恣行搶掠。直至次晨。猶憧憧街市。攜負奔馳。桂滋遣團長某巡街彈壓。至菓街口。與亂兵遇。開槍擊之。傷數人。餘衆驚走。又於東關查獲兩兵。立予槍決。陳尸於市。變亂始止。

三月 高桂滋司令部移莒以前。縣長張元羣奉調進省。桂滋委其書記官韓述之攝縣事。使徵餉饋。自率全軍往援諸城。途中遇雨。軍少散漫。行至驢標村。爲范熙績伏軍邀擊。兵皆失次。遂大挫敗。所有機槍重炮損失殆盡。退至管帥。又爲范軍追及。兵無鬥志。

四野潰奔。桂滋率兵千餘回城。閉關屯土。預備固守。令述之嚴逼。四鄉輸送糧秣。時大雨兼旬。泥滓沒脛。負駝絡繹。怨咨載道。范軍進至城北。中央又遣陳耀漢一師。從南包抄。與范軍合圍攻城。巨炮震天。排槍似雨。文廟前中學校大門建設局等處。俱爲炮彈炸毀。居民挖窖而居。莫辨昏曉。高軍於環城挖造蓋溝。以避彈火。城內板扉盡被摘卸。居民多編禾藁。或懸衾褥。暫杜門牖。北路范軍利用民房掩護進攻。牆皆鑿穿。萬戶洞達。可以直迫城下。高軍患之。則斬木段。浸以石油。然火擲焚民房。破其遮護。中央軍更派飛機日向城中拋投炸彈。地裂天昏。號哭沸起。居民徐鳳奎宅中。劉世安宅前。馬家崖頭。北城根。中學校。金龍河。前後營。小堂後。自衛。

團北城角。張家場。快花林等處。均被彈擊。或炸或不炸。兵士居民。各有傷亡。牲畜廬舍。同遭損害。已而熙績奉調他拔。圍莒之責。專由耀漢擔任。

四月 陳耀漢攻高桂滋不下。中央派代表三人蒞莒諭降。兩軍暫告停戰。往返數次。條件卒不協。會晉軍佔據濟南。桂滋遂留代表不發。戰端於是重開。莒城僻小。向無積蓄。至是糧食燃料漸形乏匱。桂滋盡封居民之糧充軍食。更伐城中之樹供炊爨。策勵士卒固守待援。

五月 陳耀漢司令部移駐臨沂。派旅長張競銘在莒圍攻。戰事甚烈。互有傷亡。時被圍已久。城內食糧燃料益形缺少。高軍輒踰

城篡取糧薪。競銘恐其突圍。繞城掘長塹以阻之。桂滋無術。派兵沿戶收糧。精鑿者盡以入軍。居民僅得糠粃爲饘粥。漸至縮筭爲薪。咸有睚陽之憂焉。八隅隅長以休兵無期。民食堪虞。環請桂滋發放難民。以減城中消費。桂滋允放婦孺疲癯外出。復邀得陳軍同意。屆期兩軍嚴陣。半啓東門。各隅長攜冊持旗。先詣陳軍受檢。查始唱名陸續發放。男婦老幼聚於城圍。各相叮嚀。縉綬嗚咽不成聲。離亂之苦。有如此者。

時縣長張元群自省回。不得入城。赴大酒店鎖設行署。至高軍解圍後始去職。

六月 高桂滋再派兵沿戶搜糧伐樹。十室九空。民有菜色。陳軍日夜攻擊。居人中流彈而亡者時有所聞。當戰事正激。招撫之議又起。縣黨部委員同中央代表往返疏通。中央允桂滋歸馬鴻逵。

師節制。於是雙方停戰。靜待收編。時二麥成熟。城內乏糧。居民邀
准兩軍當局。出城刈麥。陳營兵士亦時至城濠與高軍偶語。儼然
和平有望。不意高軍兵士常有攜械潛逃者。城內疑爲外兵所誘。
再見陳兵近城。開槍射擊。斃之。競銘怒。釁端重開。街巷流彈如雨。
李豔同縣黨部委員李悅言。建設局局長魏延琴。繼城詣陳軍解
釋誤會。要求各禁私鬥。以待後命。戰事復停。

七月 中央以高桂滋受撫無誠意。令陳耀漢急攻之。炮火激烈。
倍於曩昔。隆隆之聲。聯貫不絕。南東兩城敵樓及奎星樓俱爲擊
毀。縣政府中學校商會監獄炸毀多處。居民廬舍擊塌者。尤不勝
計。桂滋巡按雉堞。重修蓋溝。凡民間戶牖几牀。無不搜括殆盡。復

逼春糧以獻。有以少穀貯枕中者。亦爲查獲。居民苦於徵供。多欲棄家出走。桂滋知民怨讟。恐爲變亂。於是又放難民一批。催徵少緩。張競銘督軍薄城。仰攻數日。城隍深峻。士卒頗有傷亡。競銘度急攻難下。且知城內糧資將罄。遂驅迫鄉民。於長塹外更築重壘。內防奔突。外防救援。以爲久困之計。

八月。莒城圍困數月。糧垂盡。燃料尤缺。高桂滋使兵日向城外伐樹作薪。張競銘則遣兵出壘邀擊。互有勝負。習以爲常。會晉軍爲中央軍擊敗。退入河北。競銘以桂滋無復外援。備少弛。遂爲高軍王守義等所乘。初。桂滋之援諸城挫敗也。有兵兩團。潰奔沂水。團長一爲王守義。一爲劉天魯。迨晉軍佔據山東。赴濟求援。時各

路戰事旁午。僅助資械。使其自救。守義等返至高密。適有中央軍郭某一團。敗無所歸。守義收之。至是倍道趣莒。競銘軍無斥埃。直抵重壘。槍炮齊發。是日值高軍出城伐樹。兩軍接觸。正酣。陳軍不解。所以腹背受敵。不得已。令壘中之兵分兩翼。撤圍南退。郭某以新進欲立功。破壘填溝。奮勇前撲。守義等繼之。桂滋聞槍炮激烈。異於往昔。急登城巡視。誤爲競銘來攻。督軍出拒。郭某亦誤爲陳軍增援。發生激戰。自辰至未。死傷枕藉。至短兵肉搏。精銳兩摧。始悉誤會。相持大哭。復合軍南追。競銘夾沐水混戰。竟夜。競銘借重炮掩護。退駐夏莊。陳耀漢聞變。自來逆戰。競銘旋整軍返攻。而桂滋自莒城圍解。始得晉軍敗訊。又偵知陳軍返攻。惶遽棄城走。耀

漢以莒人久困瘡痍未復禁兵不使入城招集流亡加以存問因之保全甚衆。

二十年九月 劉桂堂初爲中央收編移駐河南十九年中央軍與中委馮玉祥閻錫山發生戰事桂堂又改投馮軍迨軍事結束桂堂無所歸遂竄擾魯南至是率殘衆七八百人突入莒全縣汹懼縣長唐介仁掩關拒之桂堂不得入城駐於店子集休養兵力冀有所待省政府得警遣八十一師師長展書堂馳莒堵剿進至招賢鎮遣諜偵察虛實桂堂聞之度力不敵亟東去攻陷日照恣行殺掠日照縣長亦爲所擄旣而展師往救桂堂始退出日照縣城又返至莒縣坪上一帶飽掠人畜而去。

二十一年八月。段家山溝青旗會徒段漢段沂與朱汀莊段淑臻。以田地糾葛。發生爭執。漢沂等倚勢將淑臻綁架至玉皇廟。痛加擄掠。經人調解。始允罰款釋放。淑臻憤甚。訴與會魁趙文。招集會徒。衆至數千。擁往山溝報復。漢沂衆僅數百。見勢不敵。潛遁。文與淑臻率徒圍攻。殺傷甚多。并縱火焚漢沂之廬。延及全村。房舍被焚百餘間。先是莒沂多盜。勢甚猖獗。自民國五年。擴充警備隊以來。縣長周仁壽。田立勛。相繼整頓。頗有成效。盜賊斂迹。民稱小康。其後因受時局影響。屢經變亂。地方自衛武力。摧殘殆盡。迨改組民團。別成統系。團警僅限百餘。盜匪則動盈數百。民間漸覺治盜一事。不能純賴縣府。奸黠之徒。乃乘機而起。詐稱有術。能避槍

彈愚民無知相率學習於是有青旗會紅旗會五旗會種種之組織其初本爲禦防盜匪守望相助繼則遇事生風倚強壓弱甚或各立門牆互逞私鬥其黨徒有借勢而入者有被迫而入者蔓延區域究不知若干村若干縣也官府不能禁則縱容以冀苟安至段氏案發文與漢沂等互相訐訟情節複雜縣府心存顧忌模稜無所可否卒以納贖銷案從此氣燄萬丈不可遏止未幾而有盛家梁莊之禍

二十二年四月五旗會與紅旗會因事衝突五旗會魁鍾志道副魁劉東號召黨徒集合於城西小薛莊欲攻紅旗會縣府聞之恐釀巨變派員諭解志道置之不理時八十一師第二四三旅

長運其昌。在莒駐防。亦派副官長喬某往與排解。志道出語無狀。喬憤然返。盡向其昌述其驕縱之狀。其昌率衛弁數十親往勸諭。志道復怪其挾勢。又起齟齬。會徒與衛弁開槍相擊。鬥於庭隅。互有死傷。其昌大怒。立擒志道以歸。並陳兵於三十里堡。示以進剿之意。會徒倉卒無以應。未敢抵抗。事遂寢息。逾日其昌殺志道。更慮劉東復爲患。誘至軍中縛而坑之。

五月 魯省盜匪縱橫。出沒飄忽。焚殺擄掠。殆無寧歲。省政府患之。令各縣組織連莊會。備械自衛。縣長唐介仁。督各區鄉鎮長董其事。第八區盛家堞莊莊民盛某。素奉青旗會（一名金鐘罩）與鄉長李壽辰。因徵連莊會費。遂起衝突。區長莊伴梅。派隊長彭

殿南率團丁十數名。前往鎮懾。盛某不服。竟至用武。是日值鄰村金墩市集。會徒萃焉。盛某之子。馳至金墩。振臂一呼。徒衆咸集。立往助鬪。又向會魁梅景玉團長薛延壽等。詐稱區鄉長搗毀香堂。侮辱會師。景玉等大怒。號招會徒。麇集薛家孟堰。欲圖大舉。勒令各村輸槍械。辦給養。伴梅壽辰見事擴大。馳縣告變。請警剿撫。鄉耆龐鏡如周誠軒張貢忱等。恐地方糜爛。出任排解。往返勸導。言終不入。會徒且疑調人意。涉偏袒。拒絕和議。薛延壽親率會衆。將盛家塋莊包圍。施行攻擊。且請救於沂水總會。壽辰偕隊長彭殿南乘圩抵抗。激戰兩小時。擊斃會徒一人。是時沂水總會馳援者日衆。駐莒展師第二四三旅旅長運其昌聞警率兵至。止於官路。

莊先向旗會投書調解。景玉等覆書驕慢。要求賠償。子彈給養。並斬區鄉長。灑血祭神。其昌從數騎馳至盛家梁莊。親往彈壓。方具食。景玉偵知其昌自來。兵未集。欲劫而質之。先取包圍形勢。流彈中其昌股。其昌怒。自出搏戰。援兵亦至。會徒敗走。其昌揮兵追擊。戰場蔓延數十里。所至火發。邵家梁莊。水溝泊。脈住墩。金墩。薛家孟堰。殷家孟堰一帶。俱成火林。會徒向西潰退。其昌追及夏莊。沂會又增援。景玉率衆反攻。激戰竟日。死傷枕藉。餘衆潰退。入沂水境。莒西遂無戰事。惟兵燹之餘。頽垣彌望。老弱避匿。無家可歸。望餘燼垂涕而已。

六月 青旗會之亂。省政府主張寬大。派民政廳長李樹春蒞莒。

宣撫時二麥大熟農事已忙地方紳耆亦出排解事漸寢息而鄉長及駐兵不能體當局息事寧人之意反以會徒失勢可乘機報復搜求餘黨多事株連索餉索械靡有虛日而無辜破家者尤不可更僕數沂水縣旗會咸抱兔死狐悲之感與景玉在沂之東榮莊徵調黨羽欲圖報復各縣會徒聞訊雲集服裝奇詭負戈荷刀者數萬衆勢復大振沂水縣長派員諭解則要求改編常備軍爲先決條件盛某等重整旗鼓返至盛家垵莊開會邀請地方鄉耆宣布宗旨四端（一）與鄉鄰解和（二）由當道改編旗會爲常備軍連莊會員盡由旗會徒充任（三）取消民團撤退駐防軍隊縣中治安由旗會担任（四）被焚各莊由區長賠償修繕垂息之燼

至此又將燎原矣。

七月 沂水青旗會以東榮莊爲大本營。嘯聚日衆。勢將大舉。盛某等在莒。先將李壽辰家搶掠一空。並捉去壽辰之黨劉德進。劉德脩。孫彬三人。莒縣鄉耆慮禍亂相尋不已。竭力疏通。始辱而釋之。兩縣縣長電省告急。展師長書堂令運其昌。誘會魁張某殺之。遂火東榮莊。景玉暗回莒縣。調集會徒。擬爲沂水旗會後援。時省府爲弭患起見。亦派委員三人。蒞莒宣撫。邀集鄉耆。告諭各村。曉以利害。會徒乃多數解散。景玉僅調去百餘人。行至蔡家窪。與運旅遇。雙方射擊。該會團長薛延壽中彈殞。餘衆潰逃無蹤。迨沂水旗會消滅後。莒縣在會者。俱悔過投誠。而肇事各家。猶互訐不已。

縣政府押令和解暫安無事然沂水黃石山慘案猶懸景玉潛蹤而去不知所往隱患所伏地方之殷憂恐未艾也

二十三年三月劉桂堂自二十年離魯北投察哈爾揭幟抗日至是又率衆南竄由察而山西而河北河南復竄山東衆尙數千人多騎兵日馳百餘里省府主席韓復榘編三路軍爲六縱隊邀擊於津浦路西桂堂乘夜越鐵道東來經新泰萊蕪蒙陰沂水入莒境全縣戒嚴城門晝閉省軍跟踪追擊先後來莒戰士數萬雲屯棋布聲威大震人心稍安桂堂遇八十一師運其昌旅於縣北之東莞鋒甫交卽東竄逗留於諸日邊境駐城田團營長劉志寅奉令調至羅米莊佈防以厚北面兵力而防桂堂回竄焉

四月 劉桂堂由諸城日照宵行繞山路回莒陰圖襲城拂曉進至羅米莊爲劉志寅營偵知會同二十師張樹森旅吳興元團協力堵截桂堂不得逞折而西沿浮來山麓南至夏莊是處原設有區公所及公安局以武力單薄倉卒無備相率逃避村落被焚劫省府得訊電令各軍跟蹤南追桂堂夜走趙家孟堰張家嶺一帶集合王家莊附近擬窺大店鎮幸二十二師谷師長派團長田海中督隊夜襲互相射擊槍鳴如驟雨居民四逃比曉桂堂沿仕溝十字路而東犯坪上鎮鎮人屯圩自守區公所訓練隊會合民丁乘陴抵禦桂堂以省軍追急不暇攻圍南入江蘇境破贛榆縣城逾日復折回由臨沂縣境經莒之許口鎮西入沂水至蘇村旋又

折入莒境三十里堡。時省軍乘汽車晝夜窮追。中央復派飛機數架。往來兜擊。桂堂大恐。分股逃竄。北至管帥。復折而東。各軍追及於莒日間。八十一師唐旅長邦植督衆奮擊。飛機俯瞰助戰。大挫之。桂堂突圍南竄九里坡。復至十字路。空陸兩軍蹙之於莒贛之交。桂堂人馬俱疲。喬裝潛逃。衆亦星散。多有繳械投誠者。尙有一部千餘人北走。在范溝一帶盤踞。田海中率隊追及。復行夜襲。劉部分股逃竄。膠東旅長陳德馨派團長高藍田迎頭截擊。尾追至安邱桃源石門等處。包圍痛勦。全股捕滅。此次桂堂擾亂山東。利用馬隊馳突。避兵不戰。過城圩不攻。南遏則竄北。北防則轉西。欲俟追軍疲敝。伺隙以逞。不意困於汽車運兵。飛機擲彈。而底潰敗。

使在明清末造，幾何不蹈闖獻任賴之故轍哉。然迫逐旬月，農商失業，供應消耗，即莒縣一隅，其損失已不可勝計矣。

重修莒志卷三十五終

重修莒志卷三十六

志

經制志

司法

法院
監所

清末變法。雖云政法分立。實行者惟於都會大埠。而各縣則仍如故也。共和建國之二年。縣中有審檢所之設置。旋因困於經費。至次年即行取消。改爲承審制度。設承審員一員。襄助縣知事辦理司法一切事務。直轄於高等審檢兩廳。迨十七年。革命軍興。南北統一。四月間。戰地政務委員會委李學蓮爲莒縣法院審判官。來莒組織縣法院。此爲莒邑政法分立之始。然檢察官一職。仍由縣

長權攝。十八年復添設檢察官一員。候補審判官一員。雖粗具形式。而內容一切程序。究與正式法院有異。其組織員額及事務分配列表如左。

山東莒縣縣法院組織及事務分配表

職別	名額	事務分配	備考
院長兼審判官	一員	審理民刑訴訟案件處理法院行政事務	
檢察官	一員	辦理刑事案件處理檢察處行政事務	
候補審判官	一員	審理民刑訴訟案件	
主任書記員	一員	配置審判官辦理紀錄檔案一切稿件	
書記員	二員	一員配置候補審判官紀錄一員辦理統計事務	

錄事九人	辦理收發收發法收管卷繕寫等事務
檢驗吏二人	專司檢驗事務
承法吏六人	送達傳票
法警十人	拘傳案件遞解人犯送達文件
公丁三人	司傳達值庭一切雜役

二十一年奉令改莒縣縣法院爲泰安地方法院莒縣分庭。委縣法院審判官張博文爲籌備主任。於二十二年組織就緒。設主任推事一員。候補推事一員。書記官一員。候補書記官一員。學習書記官一員。錄事五人。承法吏二名。公丁三名。檢察處設檢察官一員。學習檢察官一員。書記官一員。學習書記官一員。錄事六人。司

法警察八名。檢驗吏一名。公丁二名。莒邑正式法庭。實基於是。規模法度。次第完具矣。其組織員額及事務分配列表如左。

山東泰安地方法院莒縣分庭組織及事務分配表

職別	名額	事務分配	備考
主任推事	一員	依照法令主辦民刑訴訟案件綜理分庭司法行政	
檢察官	一員	處理檢察行政事務	
候補推事	一員	審理簡易民刑訴訟事件	
學習檢察官	一員	辦理輕微刑事案件	
書記官	二員	分庭一員配置主任推事辦理紀錄編案一切稿件 檢察處一員配置檢察官辦理紀錄編案一切稿件	
候補書記官	一員	配置候補推事辦理編案紀錄及其稿件	

學習書記官 一員

辦理分庭及分庭檢察處統計事務及核對收法收月報等表

錄事 六人

辦理法收收法管卷繕寫傳狀管贖及會計事務

繕狀生 五人

代訴訟當事人繕撰狀詞
計分庭二名檢察處三名

承發吏 二名

送達傳票

法警 八名

拘傳案件遞解人犯送達一切文件

檢驗吏 一名

驗屍驗傷

公丁 五名

傳達雜役及值庭

二十四年七月法院審級變更制度爲三級三審莒縣分庭復奉令改爲莒縣地方法院其組織員額及事務系統列表如左。
山東莒縣地方法院組織表

額員	別	職	額員	別	職
一	官	檢察	一	長	院
一	官	檢察候補	一	兼長	院事推
一	官	記書	一	事推	候
			一	長官	記書
			一	官	記書
				(兼長官記書)	
一	官	錄記	一	官	記書
				(兼長官記書)	
			一	官	記書候補
			一	官	記書習學

文
 庫
 科
 紀
 錄
 科
 會
 統
 計
 科
 室

室

有清政法未分時代。莒之獄務。向爲州吏目專司。監房則不詳。建自何載。湫隘傾圮。殆不可居。民國更始。劃入司法範圍。由高等檢察廳委管獄員一員。專主其事。年來國人謀收回領事裁判權。於是咸注意監獄改良焉。九年。李豔來爲管獄員。計劃興革。其間數年。頗經紆折。縣長周仁壽。田立勛。均贊成其事。與邑紳相繼協商。籌劃全部更新。按地畝募捐。得錢萬餘串。至十四年。鳩工庀材。建築樓舍。排布締構。概依新法。其後十五十六十八二十。此四年之間。又經邑紳迭籌鉅資。添築多處。炳煥宏敞。規制可觀。至其中一切設施。務求完善。更於明刑之中。寓弼教之意。視舊制天淵矣。看守所址。初借舊時之班房。茅屋數椽。甚苦墊隘。民國十八年秋。

縣法院審判官李學蓮。以羈押被告人待遇不良。銳欲改作。原擬募捐建築。比聞南北戰事將起。恐爲時局所阻。不得如願。遂先由罰金項下。撥用七千餘元。尅日興工。閱三月而落成。雖較監獄爲踳踖。而布置得勢。建築合法。亦頗屬可稱。惜十九年戰禍蔓延。莒城被圍半載。農商破產。募捐不易。學蓮卒以此致訟累。而其率作興事之功。則不可沒云。

監所人犯待遇狀況表

每人日給	監房每號	五人分房	沐浴	書信	每週集合	工場內設	每日分早	患病者撥	人犯死亡
蒸饅二斤	大褥一床	雜居空氣	須洗面	所出入	教誨二次	染織等科	晚運動二	入病監發	呈報檢驗
鹹菜二兩	大被一床	流通光線	一次每	信件均	個人及類	每日工作	次採雁行	藥醫治對	後發棺木
每餐稀粥	襪單一床	充足地鋪	隔三日	經檢查	別教誨無	六小時月	式每次以	於飲食除	收殮埋於
二碗開水	被褥子一	磚不潮濕	全身浴	始能傳	定數每日	末如有餘	三十分鐘	常用稀粥	城外義田
儘量供給	床夏日單	室內日曬	一次監	遞監獄	講善書一	利照章提	爲限由看	外酌發給	並通知其
每隔三日	衣一套冬	以防疫水	中自備	每星期	次並設有	出十分之	守監督呼	愛食之物	家屬
發青菜豆	日棉衣一	各號備有	推刀令	接見一	圖書部雅	三賞與金	發口令並	夜間並備	
腐一次	套如家景	痰盂日刷	在監人	次看守	樂部藉以	發給成績	唱歌	有保暖水	
	裕者准其	換一次地	互相推	所每星	陶冶	優良者以		盡二個以	
	自攜衣被	掃兩次甚		期接見		資獎勵其		便飲水	
	衣被概歸	潔淨		三次接		劣者申斥			
	自備如有			見時由					
	確係貧寒			值班看					
	亦與監犯			只許談					

待遇同。

止一人會事個
概□及□人
禁事他社之

備考

民國九年以前管獄署無卷可查不能填載比較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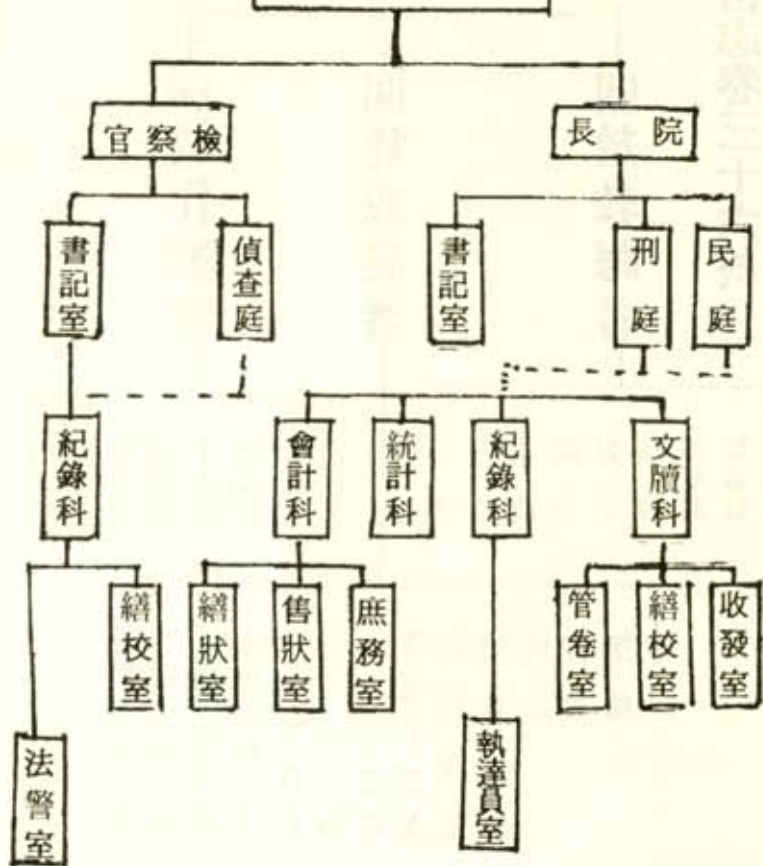
監獄執行犯罪種類比較表

犯罪種類	九年度		十年度		十一年度		十二年度		十三年度		十四年度		十五年度		十六年度		十七年度		十八年度		十九年度		二十年度		廿一年度		廿二年度		總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瀆職																												一	
妨害公務																												二	
妨害秩序																												二	
脫逃																三												三	
藏匿罪犯及 湮滅證據																												四	
誣告																												一四	
公共危險																													
偽造貨幣																													
偽造文書																												七	
妨害風化																												八	

合 計		軍 事 犯 罪		綁 架 恐 嚇		欺 詐 及 背 信		搶 奪 強 盜		竊 盜		妨 害 自 由		傷 害 人 身		殺 人 博 賭		鴉 片 庭 姻 及 家 婚 姻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一	五六六〇			一	二			三	六					五	八				
	五八七四			一	〇			三	六					五	七				二
	五六七九			一	〇			四	一	六				七	八				
	一四			八	九			一	三	七				三	七				
	八二五							四	六	七				五	八				二
	四八			八	九			五	二	二				一	四				一
	九			三	二			一	四	一				三	二				三
二	四五五六			四	三			七	一	二				一	五			七	二
五	五七五			五	一			七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三	七五			一	一			二	三	三				〇	一			五	一
	六六三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二	二				七	五			一	三
								五	九	九				二	二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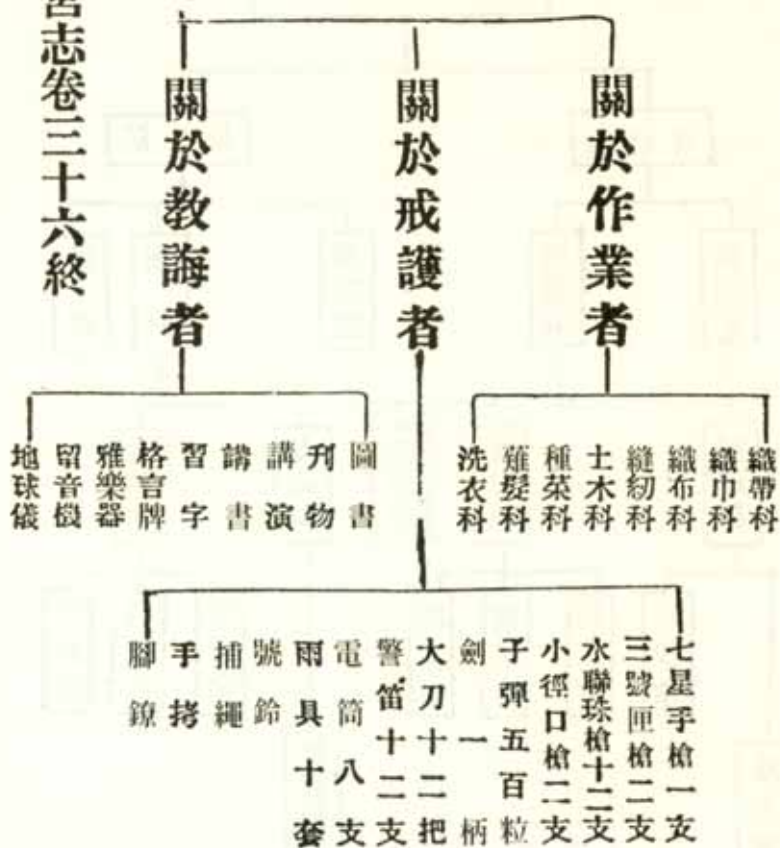
系 統 表

莒縣地方法院



重修莒志卷二十六終

監 所 設 備 略 表



重修莒志卷五十一

志

文獻志

金石

隋

阮景暉一百十八人造像碑

開皇四年

夫玄門高竊豈庸才之可堪蹈法戶淵隲非常品之所覬窺遂使
眞應莫辯淺深俱照者也鸞羊壹馬表始育之奇四枯四榮顯告
終之異於是道場雲會建斯五善炎摩普集明此雙空形遍娑婆
示現化之躰教周法界散慈善之心豈直借号金師託名價客而

已哉至姍狂鳥無識尙俠病已歸依毒龍少智猶帶怒以伏道况
我天天靡不宗敬是以王城興歸嚮之言毗邪起不二之論尋此
三乘致或於光羊觀彼十地有疑於羅縠靈澤普潤覃茲四生法
雨並洽暨斯六趣晨鑿紅面恐四虵以復年暮觀白髮懼二鼠以
奪氣俱悲三世僅得成夢共歎壹生纔可如幻危露溘然誰爲悔
者但慾山峻峙非智羽不昇苦海修長非寶舟甯濟菩薩興心因
緣萬種聲聞起行方便百端可謂和風慙拂卉木競抽暖景時懸
葉蕊爭發今東莞縣治邑阮景暉劉遺孟思紀長孫壹百餘人等
咸是在世之王孫當今之公子志操閑雅珪玉無以比其貞心神
高尚霜霰詎可方其潔異人壹見同崇三寶門門薦五家之物人

人捨七種之珍上報四恩下爲含識敬造十六王子像壹軀石踰
荆玉之質匠妙公輸之手卣形卣狀無異昔尊實色實體苑現今
聖物假人營事符神造成言湧望悉導飛來金容靚盧並是惟恨
地非王舍尔其瓌也西瞰疊嶺衡岱無以媿其高東眺原野雲孟
未足况其闊碧水枕其前長城帶其後實福德之良居道場之勝
地我大隋 皇帝明壹○月德合兩儀昇平之化鳥跡無以申
其美欽明之風魚網焉可載其盛踵匿王於西域繼漢明於東國
遵崇聖理播養善根能使伽陁之法抑而更揚多羅之文墮而還
構有 者世染皇風纓組相襲前蒞童

金聲玉振難可如名矣趙贊府郭李二尉並是天下

英蘭世間領袖冠冕蟬聯縻我好爵信股肱之良佐皆毗贊之賢
明官司等愛樂大乘俱悅道味聽攬遊心法縈上下率心共遵斯
福以開皇四年九月庚戌朔廿五○甲申敬就昔羅刹八字尙得
勒銘野干數句仍存作偈况我今○真□□□□重譯垂芳音
於万紀振妙響於三界者乎敬鑄金石紀功云尔迺爲詞曰

□□□□越凡□聖天真自尔假石雕瑩相好炳著圓光朗淨如
月之滿似日之盛其□□□□□□□□□□有危赴燈無難人

生類此豈懷疑憚共造慧船俱昇法岬其西□昂昂東川溷溷爰

兆龜筮卜云其揆家富藏山民流如水縣宰罕匹丞尉難比茂擬

秋松榮同春蕊勒銘記德故刊斯誄其

三

振威將軍前豫州永康縣令東開總管鎮城前東莞縣令薛廣文

□□□平縣前□□東莞縣丞趙綽

□□□從事□東莞縣尉郭德嗣

左武衛府□省事東莞縣尉李昌

都維那麋歸業 法義潘公妃 法義孫洪化 法義羊休

都維那樂明 法義張醜 法義房鳳麟 法義夏達

都維那阮景暉 法義麋勒叉 法義楊嚴 法義霍叉

都維那劉遺 法義蓋國興 法義孫署 法義王野肫

都維那孟思 法義劉惠洪 法義韋廣 法義周長

都維那紀長孫 法義紀文 法義李孝生 法義姚黑

法義孫顯貴

法義尹端

法義趙旴

法義孫思

法義韓顯宗

法義馮春

法義李火頭

法義李惠成

法義瑛花

法義冷暉業

法義西門純陔

法義王袞

法義田苟

法義朱桃根

法義王神甯

法義李婉

法義劉副

法義周景世

法義吳曇嵩

法義崔晃

法義朱醜奴

法義房鳳

法義孫胤

法義吳万年

法義田柱

法義張耐重

法義夏肆貴

法義張蓮子

法義趙智果

法義侯顏淵

法義張善

法義張逢

法義楊洪興

法義孫惠連

法義劉黑

法義李鍾葵

法義陳萇

法義張長孫

法義薛懷雅

法義李同興

法義周赦
法義孫陔
法義李紹達
法義趙廣

法義劉孝長
法義紀嫚媿
法義邵滑
法義王明崇

法義周柱
法義李海
法義杜雪
法義寶黑

法義王方顯
法義暴永安
法義孫達摩
法義王洪略

法義溫子微
法義鄭像
法義西門鸞

法義李曇暉
法義房龍
法義戴湛

法義劉匡
法義劉禮
法義孫重

法義楊黑闥
法義姚瓊
法義姚國

法義劉保德
法義吳洪淵
法義孫充周

法義張摩納
法義劉惡奴
法義單方茂

法義徐天富

法義孫鐵甯

法義張市奴

法義李道興

法義孫子澄

法義解盡愛

法義邵降仙

法義張洪妃

法義劉起

法義張永

法義管子馥

法義會益壽

案莒北東莞山麓舊有寧泰寺傾圮已久隋碑亦仆伏爲樵牧
敲剝陰面十六王子造像殘缺殆盡於嘉慶丁卯二年移置東
莞關帝廟立碑記之許公紹錦探入州志僅載百六十字譌誤
互參闕略殊甚覓得精拓本悉心辨認敍文二十行正書每行
三十三字殘缺三十八字合得七百八十五字末四行書官爵
姓氏殘缺十字合得三十二字題名完好平分四層上三層皆

三十行。下一層二十行。謹識全文。以備參攷。山左訪碑錄及山東通志。俱作阮景暉一百十人造像碑記。併誌之。莒志述遺

田良海故妻銘磚

大業五年

大業五年三月六日榆林

郡金河宣憲尉田良海

故妻王銘記

右磚高一尺三寸五分。寬六寸八分。字三行。楷書。第一行十字。二行九字。末行五字。民國十七年榆林出土。大店莊恩澤收藏。

據拓本

唐

秦王鏡

秦王鏡則不

鏡徑六寸，繞鈕天馬四匹，驥首聳鬣，有驃逸之勢。外圍以銘，正書，無他花紋。極邊僅有狹郭。按唐書太宗本紀：武德元年，進封秦王。細玩銘辭，此鏡當係秦王宮人所鑄，借古事以紓丹誠，非泛詠秦鏡也。鐫馬其上，亦以頌其武功耳。城陽

鎮孫銘收藏

省堂寺碑上段

永徽元年

□□□□□□

發心主淳芻通

天宮主

□
□
□
□
□

蕢心主石醒

天宮主

□
□
□
□
□

蕢心主高尼

天宮主

□
□
□
□
□

蕢心主宋讚

天宮主

□
□
□
□
□

蕢心主宋誕

天宮主

□
□
□
□
□

蕢心主張仕達

天宮主

蕢心主孫文揆

天宮主

蕢心主張權

天宮主

蕢心主徐石郎

天宮主

蕢心主張正才

天宮主

蕢心主□□□

天宮主

發心主陳阿恆

天宮主

發心主李百兒

天宮主

發心主李弘道

天宮主

登明主劉孝義

天宮主

登明主徐漢

天宮主

登明主弓明忠

天宮主

大像主

天宮主

大像主

天宮主

大像主

天宮主

大像主

天宮主

大像主□□□

右像菩薩主

大像主荆天浩

大像主□□

大像主孫珞

天宮主王阿年

天宮主□□□

下段

若夫至理澄寤事系□言之□妙□空□□□□□□□□□□
不可矧知万户千門入其綜者尠矣非有迴山悔海之力詎免三
塗經天緯地之才終論苦海若不溼中藉髮盡地布金焉能渡此
愛河躋斯彼岸者□然此密州莒縣石城鄉慕賢里元發心脩營

故佛堂并買功德主正議大夫王須達孫定國李敬陳孫順宋子敬麋漢孫珍臧選張君衡東莞縣正甯道還邢天雲武騎尉孫子貴宋仕文汲作則雙樹生雙侍郎張善才淳弓義孫寬飛騎尉徐道趙君柱張仕達李義林臧思伯唐德感徐仕助苑副咎公亮王海鈞張白郎成伯仁解璋臧弘幹謝述孫善達合三十五人等並達因緣於注劫知惠報於將來共捨五家之財建立故佛堂一所於是運石他山求師外国三空之上□暉九幽之下□默砌玉對而上青霄架銀搏而穿雲道脊抗五星飛甍掛月近視共巽嶽爭峯遠觀与岷崙競勢海龍王之寶殿未足以爲儔感須達之亦宮何能測其妙矣雕題剋削于殿之鬼慚工度影安基班公之能恥

制實世上之奇功人中之事業也兼造石碑像一軀并二菩薩粧
散以洛浦之珠雕繪以藍田之寶鏤玉爲奇特之身鐫石起縱綵
之面眉閒毫相儼若五山懷裏神珠如輕雲膜月龜曷二諦梵志
見而摧威辭盡三乘魔王聞而屏術伏維國主帝王永劫興隆
父母師僧俱證八正羣僚同時悞道蒼生普離三災刀山卽此摧
解烈湯從茲心沸東瞻原際之澤水陸之畜從橫西豎憂思之山
嶓岷漢襄南顧華□□□之袞衆至北枕吳河蛟鼉之伎涌沸於
中乃有瓊田香草曼艸縈縈縷栢文桐自然剗健交柯相暎奔葉
程重神佛難名衆諸叵識其林蒼鬱得並歡喜之菌霧氣雲生祇
陀之佐無別八功德水甘露恆垂阿耨地中常說苦空之事獸王

金翅逐日來過鳥鷹鴛鴦遨遊而性來堂頂祀如世逢尊去仕傍
惶基柯朽爛事曠難周重申言頌其辭曰

元氣渾屯造化之初言無復言有若無清爲玄像濁任地豔陰
陽創設◎居々諸三乘二教化引凡夫於茲勝地脩奮福堂泉中
芝石雲裏架樑東西正宜南北相當如來湛湛菩薩陽陽純□等
像各住一方九十人等功高福重識越玉何智過周孔罄竭家資
粧散釋種劫火無燃石窮不動足下蓮生蓮中塔踊暉暉妙像赫
赫金容眉如却月面似花藜不敷春夏不落秋冬神儀叵惻睭□
難逢因斯勝善刊石留功

大唐永徽元年歲次庚戌四月己巳八日刊石

右碑高八尺八寸寬四尺分上下兩段上段居中鑿佛龕一方高一尺五寸寬一尺六寸佛趺坐蓮臺舉臂說法項後有光旁立二菩薩足敷蓮花臺下復有二人一拱立一俯首似是與會聽法者龕之下及左右繞鐫發心主等題名下段爲碑記字二十四行行三十六字末行十八字考莒志述遺云嘉慶志引阮文達公小滄浪筆記探入藝文僅一百八十四字連年覓工精拓又親詣碑次參互考訂殘缺二十四字可讀者四百七十四字參用篆體並存六朝書法管侍御廷獻以爲筆在歐虞之間洵可寶諸

十六王子造像題名

永徽二年

大唐永二年歲次辛亥

六月癸亥朔五日丁卯

東莞一十人等遂發弘

願敬造佛堂一呀

都維那威洪幹

發心主謝義

發心主威足

發心主帥清

發心主成伯仁

發心主蘇端政

發心主王世榮

發心主孫德勛

發心主傅世謙

發心主臧隨玉

發心主范世平

十六王大像主海州

胸山且范居 范居

平

咸同

右碑高八尺四寸寬三尺九寸上截鐫佛像四層每層平列佛

像四尊俱覆以龕。數共十六。佛結趺蓮座。高一尺三寸有奇。題名中所謂十六王大像也。法華經往昔三千塵點劫。有大通智勝佛。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王子。大通智勝佛成道後。十六王子皆出家爲沙彌。從佛聞三乘教。初發大乘心。更請說大乘之妙法。聞佛說法華經。佛於八千劫說法華經。卽入靜室。八萬四千劫間寂然入定。此時十六王子各上法座。八萬四千劫間爲四部衆。覆講法華經。今已各成佛爲八方之如來。雖剝蝕大半。尙可想見當時雕鐫之精。下截乃造像人題名。惟首行紀年。僅曰大唐永二年。則其文甚異。按歷代無用一字作年號者。此非書時脫落。或因有諱而避之也。考省堂寺碑。鐫於永徽元年。其

歲爲庚戌。此曰永二年辛亥。必係永徽二年可知。且臧洪幹成伯仁之名。兩碑互見。亦爲距時非遠之一證。再此造像。原就隋開皇阮景暉百十八人造像碑陰而鑄。亦創舉也。據拓本

宋

重脩佛塔之記新寺碑

至和二年

□□□佛□則懷生共有行佛則或有或亡觀諸如來從生住異滅至常樂我淨者由若身中能具行佛性而第一行□□三身者所謂自生身也受用身也變化身也所謂自覺者簡異凡夫也覺他者簡異三世也覺行圓滿者簡第二行□□□事相其量无邊譬若虛空徧一切虛也受用身者有其二種謂自受用身還依自土

謂圓鏡智相應

第三行

□□□□□淨土量身量亦爾諸根相好

一一无邊无限蓋根所引生故功德智慧既非色法雖不可說形

量大

第四行

通純淨□土田□□□隨住十地菩薩所宜變爲淨土

或小或大或劣或勝前後改轉他受用身依之而作能依身量

第五行

有情所宜化爲佛土或淨或穢或小或大前後改轉佛變化身以

之而住能依身量亦无定限也是知如來有三種身

第六行

果位中

煩惱淨盡法門學得菩提證得三願已滿證法報身利實身衆生

度不盡一願未能滿然後現起他化二類利他

第七行

化身也小化

身也隨類化身也大化身千丈四加行菩薩得見也小化身丈六

□□位菩薩及二乘人天凡夫等得見也

第八行

我釋迦文佛出咸

劫中人壽百歲時復覩史夫降閻浮提於中印土迦維羅國淨梵

王家本所生處現嬰孩身及童子相

第九行

滅者□前三身中變化

身也變化身中小化身也至聖付以如來之教入人之深惕化之

速也羣生之所歸向也故園

第十行

林宴息之地或刊示跡或建浮

圖隨小大之緣盡高下之求者所以廣其教也非如獨寢終宵一

殮度日檢四大身躰受其

第十一行

清淨之教而復興焉此有石塔則

唐 明宗嗣位天寶十四年建設於此地也夫此地乃古之

列國也濫淄出入其道

第十二行

道以僉同說苦談空佛法昭然獨尙

塔之基址佛之侍相迄今而有唐李氏爾朱耶氏□□數十載化

革五朝此地則限以

第十三行

導首由芝許淨者乃悟空高士樂教善

人道□著而所作成言行實而他心合每觀古塔常所興歎乃發

大願欲更所爲因

第十
四行

我國家恩厚流長慶基盤固太祖創其業

太宗闡其功先皇隆太平之基

第十
五行

主上纘大明之緒四聖相繼

九園太寧絲是東夷□□西戎納款南蠻入貢北狄固盟天下一

家方制万里國無烽燧之警□

第十
六行

飭工巧盡能乃廣其基址高

其等級密其鈴鐸敞其廊廈成磚塔一座十三層峯高三百尺復

立

第十
七行

知府郎中輟金門之品分銅虎之符

通判郎中廣黼座

之恩貳竹符之任

校尉郎中領象雷之節彰鳳凰之才斯

第十
八行

委細而知結集以成別自爲紋因其請託敢以華文然工巧之模

瓌大之製目之盡在无假多文仰稽高顯之功□□歸依

第十
九行

淵

極之理顯正摧邪萬方之說自邇及遐始闡理於異域復助化於中華道有用而無窮並萬殊而一家濰河之疆第二址增其閭第十苑連雲之勢居中不偏如山之狀峻極於天之就兮速像之設兮加穆事有集則爲功人所崇者也

大宋至和二年歲次乙未十一月十八日立石

右碑字正書二十二行行四十七字前十行斜缺一角無額無

趺在北汶佛塔寺

莒志〔全集編校組按〕第九行「威劫」宜作「賈劫」，「觀史夫」宜作「觀史天」。

劉君墓碣

崇寧四年

宋故劉君墓碣

額

彭城劉不訓級從師訓

性慕聖文事親以盡

孝交朋而有義受乎

天數哀哉命促享年

一十有六前二月十

一日因疾而卒遂擇

高菴葬于州西是時

迺崇寧乙酉歲閏二

月初四日誌

右碑高二尺三寸寬一尺八寸字九行前八行行八字末行五字正行相間其波磔點畫頗近北魏在宋人碑版中殊不多觀

大店莊鈺收藏

龍興寺石刻

政和七年

密州龍興寺

行者李惠海惠岸

念經政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孟夏謹誌

大宋國莒縣管帥堡北孫奉村

時政和三年修蓋菩薩大聖三十六化

佛男弟子張政謹施才願合家青吉

右石爲後遜峯農人在馬家園起石所得非碑非碣未經琢磨
字行依原石廣狹而異長短末行第九第十三兩字左旁均殘

以文義斷之當是財清字聞土著云是處舊有龍興寺前臨深淵旱時近村輒往禱雨明初廟圯後移建於魏家寺按莒於北宋屬密州密之治今諸城縣也遜峯村石刻作孫奉亦可正今

人之訛

據探訪冊

定林寺石柱

靖康元年

莒縣□□保栗林庄□□□□□□氏□□□□妻李氏男慶孫
合宅施柱一條用薦先祖父□祖母魯氏先考二郎往生淨土合
宅長幼平安清吉連石

峇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修三門住持僧道英記

柱高一尺五寸寬四寸前面正書字刻極淺光緒二十一年乙

未春從浮來怪石峪掘土得之現存定林寺十王殿

莒志
述遺

金

承安鏡

承安四年

承安四年上元日陝西
承安四年上元日陝西
承安四年上元日陝西
承安四年上元日陝西

鏡徑四寸一分繞鈕四馬騰驤外圍以
銘正書極邊有狹郭其形大抵如秦王
鏡銘中兩押字體甚奇不能強識按金
石萃編云金史百官志都轉運司使掌
稅賦錢穀倉庫出納權衡度量之制其
屬有同知副使都勾判官戶籍判官支
度判官鹽鐵判官都孔目官知法司吏

抄事譯史通事押遞公使。惟中都路置都轉運司。餘置轉運司。陝西東西路。則置漢知法一員。餘官皆同中都。此鏡題陝西東運司官造。蓋陝西東路轉運司所造也。錄事之官。志惟諸府節鎮。有錄事司錄事一員。正八品。又諸府鎮都軍司都指揮使條下。有云仍與錄事同管城隍。其轉運司所屬。不見有錄事。此鏡有監造錄事。又有提控運使。大抵以節鎮錄事爲監造官也。大店莊恩澤收藏。

勅賜興福禪院牒碑

大定四年

碑陽

勅賜興福禪院

額

尙書禮部牒

□□□軍□及□帖佛□

州□行□□□□□□□本軍莒□□□村□□□□

小□□□□□□□□□僧□淨□納錢□伯貫□守□興

禪院□□□□□□□僧□□□□□□□□□□

牒奉

勅賜興福禪院牒至准

本務獨管

都會

勅故牒

司會本都

劉維首兼持

大定肆年貳月□日令史向昇押

奉直大夫太常博士擢員外郎劉忠顯校尉

中憲大夫行員外郎李昭信校尉行城陽軍莒縣

宣威將軍郎中耶律押徵事郎莒縣

侍郎

中書禮部尚書兼諫學承旨知制誥修國公王

碑陰

施主之銘

額

諸陳村 惠明 王斌

唐俊 呂智 曹遵 王信

諸孫村 □□ 薛金 陳友 陳宜 李□

故郡村 莊政 □淵

諸申村

杜家莊 丘立并妻□氏 丘□并妻□氏 丘岐并妻王氏

□□村 李道 王□□

侯疇村 疏首徐晷 薛陽 □忠 薛希鼎 于興

□□村 宋久中 □□□ 宋岐 □□□

許口村 疏首薛山 □□□ 周吳□ 尹□ 冀□

西許口 疏首李□ 疏首孫林 孫有 孫好 李□

公舒村 顏明 成弼 薛贊

吾村興福寺有金大定肆年興福禪院牒民國辛酉夏回里命

工拓出詳爲辨識其前列小字四行已剝蝕不可讀其可辨者惟大定肆年二月等字按金石粹編錄金大定四年莊嚴禪寺牒牒內諸官民均與此同未行結銜大字似公文格式以板印行者其前列小字當係具狀請牒之文惟字畫殘毀不可讀王蘭泉先生云大定初王師南征軍需匱乏許進納以賜宮觀名額然則是權宜設置之事非常制也又云今所得於陝西者凡十四碑似其制獨行於陝西殆卽辦軍需之所也其牒起於大定二年迄四年是時世宗初卽位用兵契丹因暫行此制想四年以後卽停按金史食貨志世宗大定元年以兵興歲歉下令聽民進納補官想寺觀納錢請賜名額之事必行於是時五年

上謂宰臣曰。頃以邊事未定。財用匱乏。自東西兩京外。命民進納補官。及賣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額。今邊鄙已寧。其悉罷之。金史備載其事。蘭泉先生謂獨行於陝西。殆未之深考耳。前列小字內有本軍莒口等字。攷金史地理志。莒縣屬城陽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城陽州。二十四年。更爲莒州。大定四年。尙爲城陽軍屬。故有本軍莒口諸字。三行有納錢□伯貫等字。蘭泉先生云。其錢數。大定二年。但云已納訖。合著錢數。三年以後。則著明錢壹百貫。至四年四月。清涼禪院牒。錢壹百伍拾貫。五月。莊嚴寺牒。錢叁百貫。逾時未久。牒價懸殊。不能知其故此牒爲四年二月。然錢數漫滅。牒價若干。不可攷矣。吾村

舊名朱陳店。今名大店鎮。此牒牌陰施主題名。近年始從牆內拆出。磨洗拓認。知吾村於金時名諸陳村。鄉邦文獻所關。爰考

證而存之。

莊恩
澤跋

右牒下左角已缺。高約三尺八寸。寬三尺二寸。書正行相間。惟各行之字徑極不一致。中有小字數行。半就剝泐。能辨者不過二十餘字。考金石萃編載有莊嚴禪寺洪濟禪院等牒。與是皆小有異。亦不能據彼例。此碑陰字俱作正書。舊在大店興福寺。迨後改寺爲學校。遂移置莊氏祠堂保存。

勅賜正覺禪院牒碑

大定四年

勅賜正覺禪院

額

尙書禮部牒

昭信校尉行城陽軍事莒縣尉飛騎尉缺

同 〇御 〇尙書禮部

〇〇〇〇承旨 〇

宣武將軍行城陽軍莒縣令騎都尉隴西縣開

〇〇〇陽間 〇〇〇

國男食邑三百戶吾古論

〇〇〇納錢 〇〇〇

牒奉

缺 郎充城陽軍軍事 〇〇〇〇尉賜緋魚袋朱延年

勅賜正覺禪院牒至准

勅故牒

知城陽軍事雲騎尉高壽

大定肆年叁月 〇日 令史向兒 〇事安

奉直大夫太常博士擢員外郎劉

同知城陽軍事驃騎尉完缺

中憲大夫行員外郎李

宣威將軍郎中耶律

侍

郎

都尹兼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兼山東路都統

中書禮部尚書兼諫學承旨知制誥修國公王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徒單習題

牒在觀山霞客院碑陰額題本軍施主之銘字尙完好姓名皆漫漶不可辨相傳以爲柳碑李志作大定二十四年皆誤之誤

矣

葛志
述遺

右碑高六尺四寸寬三尺牒文行數字體均與興福寺碑牒相同王蘭泉謂是以板印行者益可信矣碑在縣治東觀山霞客

院

檀特山善寂寺新塑三世化佛大像記碑

大定乙巳

檀特山新塑三世化佛大像記

額缺

從仕郎滕州軍事判官孫復撰

御前書寫牌額官內供奉班祇候敦武校尉栢文酒政遼陽高

尚謙書丹並篆額

西方有大聖人是名如來於一切衆生矜憐拊愛爲大慈父開示
教戒爲大導師調護拯救爲大醫王見其積集罪垢備嬰口報故
入地獄代衆受苦見其貪著愛欲輪迴生死故臥口鉢示涅槃以
至於蓮花藏世界海無量剎中隨方示現攝心誘化冀其覺悟空
法成就善根脫離惡趣心勝妙然經歷千劫萬劫恆沙劫數口願

□□無有退轉不以去來異世生差別想慈悲念力不可思議如
來滅後□□□然人值末法生不見佛以不見故智者增慢愚者
生疑無所依□□□□云何能使捨除慢心斷滅疑想如佛住
世生敬信故金銀珠玉無量□□□是而興焉莒有名山曰檀特
距州治凡六十里而善寂道場□山之□□魏永熙中□炎刺
史所建也□□□興創之由詳載圖牒忽不復紀迨今凡幾百
年

大定四年春沙門善惠始來住持然有□□之志□□□□□
□□□□□□故富者輸財□□□力破慳曷惰助作大緣自
堂殿廊廡齋廚庫廡各立□□□□□□一新□□□□□方

矣惟是□□尙闕如也既而惠以年老□ 事付其嗣宗顯者使
畢其志惟顯性質□□□心□□□經無不通誦初□□業投試
有司遂中己亥秋選既祝髮具戒受囑嗣事協師夙願徧走城邑
乃至聚落無空過者以所得信財□□□工創塑化佛大像凡三
龕法從儼侍天神翼衛金珠綵色備極莊嚴閱四寒暑而功畢晬
容端相觀者聳動□□踴躍作禮□□□率遊內宮親奉慈顏
瞻仰歸依不勝大願恍疑其身之超出世界也既成迺以記文爲
請□□嘗怪世之學佛者往往假如來衣竊信施食至法字類敝
風雨摧剝如視逆旅不爲完葺像設隳臙塵 □□□思土偶不
爲嚴奉非特釋氏然也聞惠顯之風亦庶幾少知愧矣予既深嘉

惠之知尊其教如是而顯又能繼成其師之素志故樂爲之書而

不讓大定乙巳四月六日記

菖志
述遺

右碑無搨片尺寸未詳

檀特山善寂寺建釋迦殿記碑

大定二十七年

檀特山建釋迦殿記

篆額

承事郎城陽軍軍事判官黨懷英撰並篆額

御前書寫牌額官內供奉班祇候敦武校尉柏文酒政遼陽高尙

謙書

先師有云自誠

云自誠
三字缺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

矣從容中道自誠而明者也

者也二
字缺

擇善固執自明

自明二
字缺

而誠者也

教而達乎性學而達乎聖一也譬諸水焉出於岩竇而放於口谷

盈科而進不舍晝

不舍晝三字殘缺

夜及其通於海一也昔吾夫子天縱其

聖性與天道自子貢之達不得與

不得與三字缺

聞而子貢口口仲尼日月

也又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有若亦云自生民以來未有聖於

孔子者也孔

者也孔三字缺

子可謂不學而能矣然而曰我學不厭而教不

倦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之者也三字缺

故嘗學樂於萇

弘問禮於老聃夫豈自居其聖哉凡所以示人以學故也嗚呼豈

惟夫子已哉

夫子已三字缺

而佛之立教也亦然佛之生於玉宮口成等正

覺其功德性海未易名言而三昧口口度十方四無量八解脫與

夫十八不共法二十七道品是皆學而

學而二字缺

知之然且逾王城入

檀

檀字缺

特見鬱頭藍則學不用處定於阿藍迦則學非非想定然

猶三年不去者亦所以示人以學

學字缺

故也是故鹿苑

苑字缺

妙文

首勤精進雙林遺教專示修攝而昧□乃謂佛之爲佛可以頓悟

而□可以漸求者惑□夫圓覺頓教也而裴休序之亦嘗□人以

整心慮趨菩提蓋契佛之立意

立意二字缺

耳末學後塵所宜勉哉若夫

渥洼之馬一出而□塵丹山之鳳一舉而冲天則吾未量□或曰

今之所謂檀特者果昔之檀特歟曰不然佛以千百億化身應物

現前無有方尸身與土無有□如月在天而天下之水見之豈有

兩月哉檀特之山其孰曰非邪殿之役始於大定壬辰之夏落成

於乙未之秋云主緣者寺僧善惠作記者竹溪黨懷英也大定二

十七年十二月望日僧善惠建維首馬泉唐榮小師僧宗德宗顯

立石匠人

莒志
述遺

右碑高八尺五寸寬四尺二寸字十八行正書筆勢雄逸土人呼爲柳公權碑多拓而臨摹蓋碑身高長鄉村中工具不備輒拓韓陵片石而誤以爲柳書也額八字篆書圓勁生姿合之可稱雙璧

以上二碑均在縣治西北檀特山

集廬山寺三教堂重修聖像記碑

明昌二年

集廬山寺三教堂重修聖像記

鄉貢進士王省撰書

夫集廬山三教堂者乃大金明昌元年海州道人葛師慈肇爲之

建也初葛公之來其庵已無遺跡公乃因其山勢剗其荆棘

下缺

堂宇煥然一新考其經營艱難有不可勝言者葛公爲人亦頗庸常然以平默達三教之妙理故能爲之建立是堂而剗其庵也何以言之夫三教者儒釋道衆人之所知也則以釋氏言之以慈悲爲主以老氏言之則以省儉爲先以儒教言之則慈愛是尙三者殊途同歸易地則皆然余因以一言蔽之曰慈者仁也君子一仁而已矣若夫仁者心約而好靜故孔子云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非能識聖人之旨意者未易議此也葛公雖素不知書而能深達三聖之仁得三聖之雅趣非夫古所謂與道合眞者疇克云爾余後於天德直元年間有僧王智端之慕善友王正隆等遊息斯地凡

數年再行修建觀音堂一座升羅漢一十六尊亦與有力焉歷正隆之季兵革殘跡聖像靡依香火闕然污穢不治以至狐狸爲其所居豺狼爲其所嗥苟非得其人以主之則廟像將爲一墟矣昨於大定二十年間奉

聖旨創造無名額寺觀□□繪塑訖神佛容像者不忍除毀者暫許存留□□住庵僧普明給到使州原簽印署合同公讀照驗有道士戚元誠者夙有清淨道心甘心以簞瓢粹茹爲樂扶持其母奉養終老其孝道有足嘉者因而題此僅十載餘正始終如一而不汶其節故能重修堂宇三聖之像□□一新者以傳之不朽顧不□□□□□□所以能如是者非特其己能也□皆賴遠近

莊院耆□□王氏鮑氏錢氏等衆族夙有好事之心故能成其美
焉愛山公以茲山□爲□縣公隱逸之地□愛其山多勝槩故於
大定丙午之春先有品題一十五詠鄉老揭爲詩牌懸於殿之中
間□□□□今後再三□命令作文記□□才薄何□以堪之時
明昌辛亥應鐘朔愛山翁王省謹記

大金明昌二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丙午朔旦立住持三教堂功德
法緣道士戚元誠立石同立石化緣道士張宗慶同立石化緣法
錄道士郭元琮

莒志
述遺

右碑高約八尺寬約三尺五寸正書惟石經風雨剝蝕樵牧敲
礪行數已漫漶不清矣碑在集盧山三教堂

重修南嶽廟記碑

大安元年

重修南嶽廟記

額

龍溪老人劉士瀛撰

故崇進平章政事吳國公孫張夢弼書丹鄉貢進士任廣篆額業有創於始而成於終事有晦於前而顯於後者皆係乎數也州治之西北距城郭二十里有村曰栗林栗林之東南去聚落百餘步有廟曰南嶽實衡山之行宮也祀典所載血食一方於茲有年矣興建之始無所考據久而不治斷檐摧棟不堪其陋上雨旁風日隳神像繪色蝕翳斧藻不辨人共惕然逮 安載秋九月有附近村民趙友孟興潘德等率衆誓願鳩工聚材增築故基召匠史

智起構正殿上棟下宇東西四楹南北六筵具制度得中檐楹高
敞雄冠其前至於瓦礫石條琉璃鴟尾之類鮮有不具備者奈何
工未畢間遭時多故加以螟蝗水旱饑饉薦臻維首趙友尋亦殂
化惜乎絲歷艱苦弗克就緒半途而止厥後但爲流民俗食之所
朝薰夕燎日毀月污其元料所須散失殆盡雖有存者迄今更數
十寒暑亦復朽弊矣廟臨通道富商豪民往來者不啻千百無敢
啓口興修者乃有郭下宋抃特達好事重義輕財見而慨然憫之
曰竊聞此祠南嶽昭聖帝之行宮也歲祀視三公非無名淫祠萬
世之典禮常存六畜之司命所繫風馬雲車安知不往來於其間
也况遠邇居宅生於種養者咸賴神慶焉豈可坐視其祠宇之陋

而不爲修葺者乎毅然莅龜卜日命匠鳩工會計所費出囊奩之寶其用獨辦秋毫不動於人躬親輦運以有易無以新易舊晨出暮歸監董其役不憚勤勞增葺其殿宇繪塑其神像下迨影殿門軒陛祀不日而成輪焉奐焉內外完好煥然一新役始於戊辰春分畢於穀雨爰蠲吉且牲幣告神遷入正殿禮也威容穆穆望之儼缺一字似然字使四方之人過神之祠瞻神之像竦然加敬豈不韙歟噫適當饑歲餓莩盈野人皆救死不暇宋公獨傾貲倒廩成此一端美事不亦難乎與夫積鏹巨萬不忍貸人一錢倉盈粟米望凶年者固有間矣落成之日欲刻諸琬琰以示不朽求僕爲記竊自揣幼丁正隆兵革遭家多難失父兄之教攻異端學筆硯生

疎加以衰老愧汗交流但興陸玩之歎思庾公之謗縮手袖閒未敢聞命屢來堅請 義不可辭然僕與宋公比屋粗知其始末

續應之曰文則不能也姑撫其實而書之大安改元四月二十七日謹記 石匠葛全男葛□

莒志述遺謂碑字凡二十三行每行四十字碑之尺寸未詳今所見之拓片乃係裁裝成冊者正書端凝雄茂有平原遺意額篆書亦嚴正有法雖傾欹荒阡日炙雨淬大致尙可辨讀碑在縣治西北二十里鋪

附

馬髻山摩崖三

斬大將王仙處

馬鬣山有巨石，俗呼斬將臺。迤南摩崖上，刻斬大將王仙處。字徑五寸，每逢陰雨，石色殷赤似血，歷久不滅。案宋史李全傳，全擁衆數十萬，號河北義軍，屢敗金兵。宰相史彌遠以趙國爲義軍監軍，使將至山。李全南征未返，楊四娘子率衆郊迎。趙國直入館，傲不爲禮。楊四娘子膝行入謁，趙國悅。全將王仙忿而殺趙國。李全上書請罪，史彌遠置而不問。李全歸，竟斬王仙。

莒志
述遺

楊四娘子此山下寨

在壽星洞路西石柱上刻字大徑尺

莒志
述遺

民國三年春，邑人莊余珂遊馬鬣山，發見摩崖兩處，字跡俱爲

苔封。抉剔摹拓。一爲斬大將等六字。一爲楊四娘子等八字。正書。考宋史李全傳。楊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眾附。楊氏遂嫁之。按磨旗山卽今之馬髻山。兩處摩崖。旣無紀年。又無題者姓名。故附於此。二刻俱在縣治東南馬髻山。

重修莒志卷五十一終

重修莒志卷五十二

志

文獻志

金石

元

犁範

大德七年

大德七年四月日記

右範長一尺五寸。上橫徑六寸。中橫徑一尺四寸二分。下橫徑一尺五寸。共爲二片。上端及左右側。匝以邊。僅虛其下。析之類。今農家所用之箕。合之則中空。蓋以受鎔鐵而鑄犁焉。其一背

鐫大德七年等八字。其一只鏤花紋。清宣統庚戌。大店鎮莊厚澤得之于三界首。今歸莊恩澤收藏。

延祐鏡

三

延口祐

年

鏡徑三寸八分。紐之右旁鑄錢形一枚。環好鐫延祐三年四字。近邊只有週綫二圓。無他文飾。大店莊孝侗藏。

銅權

至正四年

益都路造 至正四年

權高四寸。重得今秤二斤七兩。體圓。上寬下狹。頂有鼻穿。末有短莖。其形略似浮圖之頂。一方鑄益都四字。一面鑄至正四字。正書。按元史地理志。益都路。唐青州。又升盧龍軍。宋改鎮海軍。金爲益都路總管府。戶七萬七千一百六十四。口二十一萬二千五百。領司一縣六州八州。領十五縣。又唐廢莒州。以莒縣隸密州。宋沿其舊。金復爲莒州。隸益都府。元初因之。領四縣。莒縣沂水日照蒙陰。癸丑夏驟雨。山洪落後。發現於集盧山麓。山底莊薄士修藏。

銅礮

至正辛卯

射穿百札

至正

神飛
背天山

聲動九天 辛卯

右礮長一尺九寸。口徑三寸五分。共分五節。銘篆書。體姿適媚。第一節有射穿八字。第四節有神飛二字。五節至正四字。背天山二字。清乾隆二年。安徽六安州淝河出土。沂水高椅園淑曾任六安州知州得之。作案頭瓶供。遍徵名人題詠。成一巨冊。亦韻事也。現歸大店莊恩澤收藏。

董義顯親示後碑

至元二十七年

昔颺叔安□裔□董父好龍有虞舜□嘉焉賜姓曰董出隴西濟陰因以爲氏左傳宣公二年□□□□董狐書法不隱孔子曰古

之良史也其後子孫誦誦未有不□□者耶祖塋在井邱之東南
□莫識其年矣先大父諱旺甲寅充管軍百戶屢獲戰功息戈還
張解村地屬莒縣善終於家大母季氏法名曰安善東莞季縣尉
之姊也有二子焉母氏爲副室長諱佐明以醫道行事常存乎拯
濟之心非有恆德者然之乎母姓張氏舊提轄之女也有三子孟
曰義仲曰和季曰興叔父諱佐亮潛德弗仕以耕桑爲業嬸張氏
二子長曰順次曰榮至元丙戌仰賴我祖庇蔭蒙通政院官給降
劄付令充密州站赤提領掌管印信勾當爲見大父母未入塋葬
叩首告於父告於叔今歲之豐年之便願從大父之議而爲安厝
叔暨父曰我有此志久矣汝豈知我也耶遂於己丑季冬二十一

日住宅之西得兌之勢而爲宅兆易曰兌者說也剛中而柔外利
貞吉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義大矣哉大事旣畢義又曰若不豎
立碑記以顯其親以示其後何以全孝子之心哉一日董君提領
踵門告余爲記予觀其誠孝之至有以合董陽故事安敢他辭姑
採其實輒成斐文以紀將來云

時至元二十七年庚寅七月二十六日前漕貢進士密州儒學正
宋革記并書篆

通政院劄付充密州站赤提領嗣孫男董義立石

密州石匠作頭盧堅刊

右碑在縣治北鄉張解村

據採訪冊

永壽真人靈祠記碑

大德五年

永壽真人靈祠之記

額

蓋聞恬淡棲息寂寞守真物我一體形神共冥經崐崙涉太虛者
綠骨宿之士也受道有器賦性無情而加敬愛未足以高世
也今茲永真上人張仙公者日照名家昌門貴胄祖歷世好積
在四其始誕也素質易常長及童穉俾習典墳以彰英譽先生應
父命以訴衷情曰凡人之誓不娶入修真觀出家父兄任之主
師見其德宇高明性天夷粹負超世之資扶出塵之操曰吾才
維戊辰之春清風仙師惠然而來其所過者風行草靡及敬仰者
香火郊迎先生願師見而異之嘉其內有主而外可正得眉睫

間遂付微言立諱曰志在賜號曰永眞 是蓋 清塵綠骨高蹈
世外師資相契有如此者迄泰和歲復遇玉陽眞人卽授抱元之
術其末云金剛大 秀齋一粒大丹眞了了悟人處處是蓬萊時
值七眞點化歷授秘訣大丹易成於九轉細塵難免於 剛聶許
瞻明天光發朗後飄然放逸適抵清河韓侯明教命以革心郡人
感 風而傾化若東郭子_{下缺}以異歟至甲申歲長春仙師西還
燕先生往往見之從者絡繹湊北雲 師覩先生年當耆艾德
教門自爾奉法旨而速還日照糾門弟而住持玉虛往來於莒密
之間盛興偉觀猛悍者易衣布施奢_{下缺}而士庶靡不歸心先生曷
衆有頌載諸仙傳可不復云迨戊子春二月十八日靜晝集衆談

笑敍別曲眠左肱下缺 霑丐後人故感防禦孫公元帥周公共徒協
志於昭陽赤奮應鐘下元日大興醮事遷葬於朝元宮下缺 豆以薦
誠當是時也瑞氣凌空白鶴舞庭其明徵也如神安得不謂為化
為人厥後掌教真常大宗下缺 帝命而歷諡諸仙致號為永壽真人
上足崇真大師毛志謹清虛大師嚴志真洞妙大師孫志隱清沖
大師李下缺 真悟真大師張志璞通微大師宗志賢俱道達方外理
悟環中慕訓誨之厚德報啓迪之深恩攬下缺 山之翠下缺 宮相志明
王德微遠冒風塵來屬為誌僕自愧才無黃絹慮遺後學之嘲志
有玄文恐蔽上德之美固辭不下缺 永真老仙接物應緣夙遇清風
之化點開混沌之光符衆妙契重玄紫雲繞繞白鶴翩翩傾士民

之祀靈宇遊帝鄉而乘日駟唯常名之愈久亘萬古之彌堅大朝
歲次旃蒙單闕祝融宰律蕤賓屆辰上旬五日記至大德五年上

元日知宮張德安同門弟子安靜

下缺吏目

下缺

將仕郎莒州判官杜

下缺

忠勇校尉同知莒州事兼管本州諸軍段

下缺

奉訓大夫莒州知州兼管本州奧魯勸農事王

下缺

忠顯校尉莒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

下缺

南慕是碑久矣每過碑下輒摩抄而默識之急思氈搨一紙載
於邑乘又以埋沒日久剔抉維艱遂遲疑不果搨壬子夏鄉居
無聊約道人馮誨庭宗訓命徒荷鍤掘地尺餘洗滌泥沙冀窺

全豹而碑之下半竟爲土沙侵蝕碎爲數段再下有龜負之就其可辨者匆匆草記約得六百零六字而永壽眞人之靈蹟可窺其顛末走筆誌之

莒志述遺

右碑半陷土中尺寸無從測量兩面皆正書壬子夏邑人周興南曾擬掘出拓之剗土後見碑之下截已斷爲數塊字跡全泐不可辨識碑有額陽面八字篆書陰面四字正書飾以交龍今在西門裏漏卮湖畔

季家林碑

皇慶二年

勅授歸德路儒學教授長白張德翥撰

季氏之先允爲望族官稱爵號家世相傳其來遠矣時更變故譜

牒散亡尙賴碑銘祖功宗德略有存者曾祖不知名諱明昌年間明威將軍將軍之孫諱智仙任莒縣尉受宣武將軍莒郡把千戶季仙之子諱庭璋夫人徐氏五子本貫益都路莒州莒縣東莞人也自中統三年受山東東路經略使司劄付充武衛軍正百戶至元五年受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劄付陞充總把請上百戶俸給至元八年圍困襄陽時有賊兵救護庭璋相殺獲功蒙合丹官賞馬五匹十二年祇受勅牒敦武校尉右衛親軍百戶十三年九月巡哨招泗高郵室應攻城野戰累獲功效十四年五月祇受勅牒忠顯校尉侍衛親軍總把爲是征平亡宋多負勤勞復受勅牒銀牌受忠武校尉右衛親軍總把十五年四月赴北出征次年二月

受勅樞密院劄付充漢軍都元帥府鎮撫管領軍馬到于和林成闊之地面先行出哨根趕不拜戶至忽攔塔班口子擒捉迴還蒙伯木兒大王賞羊十四牛一隻及蒙樞密院定奪陞遷十八年正月欽受宣命可就已降銀牌授武略將軍管軍千戶二十六年將有塞北之征上命李左丞擇其武略之精者於是詢舉庭璋應充是選遂遣馳驛而往至失寶倉親奉玉音賜馬四匹明年二月自北而還欽受宣命可帶金牌授武德將軍右衛親軍千戶長子諱珍元貞二年承替父職就帶元降金牌宣授忠顯校尉右衛親軍千戶至大三年四月守把圍戍宿夜嚴默備盡虔恭蒙^{告見}金段四表皇慶元年欽受宣命可就帶已降金牌加昭信校尉職事如故夫

公之一家祖孫父子弈世相承管領軍馬削除賊寇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勤亦至矣聖恩稠疊符印焜煌恩亦重矣書曰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蓋人之生也立身揚名惟忠
與孝爲臣克忠於君爲子克孝於父則臣子之道備矣忠孝旣備
則德業日新福祿鼎來轉崇階而封萬戶他日豐碑巨石大書深
刻不特止此而已也嗚呼後人尙勉之哉銘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懿美季公咸因祖積克成父勳有子善述選充軍長材武剛雄
出陣衝敵屢立奇功困打襄樊巡哨安豐江南塞北淮西廣東轅
門宿列備盡虔恭披堅執銳戰野攻城持鎗躍馬剿殺賊兵獲從
車駕出入隨行弓刀是務鞍馬爲生君恩重厚賞賚非輕金符焜

煌紫綬鮮榮植碑祖墓以表公忠光昭先烈永無窮示

皇慶二年

莒志述遺

碑在治北東莞

李氏先塋墓記

皇慶三年

益都路莒州莒縣臺頭鎮巡檢皇甫宜

益都路莒州莒縣臺頭鎮巡檢焦忠

司吏盛益書

鄉貢進士上都路松州學正鄒惟新撰并篆額 郡人張威

書丹

生民之本莫先於尊祖尊祖之道莫大於營葬故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苟徒於奉養而薄於先祖豈足以

盡爲人子孫之道哉茲李和者尊其祖而葬之以禮是能知其本之所先而行乎人道之大者矣李氏之先世爲城陽人州治之北七十里招賢鄉荆林社東北莊卽祖居也曩因游蕩曾高以上俱不可攷矣自元貞乙未始造塋於所居東北葬其祖大公以下遺骸廿年於茲矣祖諱仙祖妣徐氏二子長卽和之父也諱元好善樂蓄賑乏賙無鄉人德之年已七十有七而體尙無恙母一 缺氏三 缺四子和其長也次曰清次三牛未娶而殤季曰繼母田氏和爲人倜儻自幼督門於一 缺元二 缺受海道運糧千戶所付一 缺充五千戶尋受南海運糧萬戶府劄付陞充百戶之職旣而乞歸于莒以孝友聞于鄉里居無何蒙莒縣一 缺山東東路運鹽使司於至大庚戌給

以劄付充本縣鹽局官缺六所歷有能濟稱缺二氏先卒再娶韓氏叔

二公年方耆而辭世叔母胡氏四子缺八娶張氏缺四幼一日和洎其

父執幣狀謁予於家塾具道實跡且曰不肖輩家世寒微仰荷祖

先餘慶累忝薄名於缺三矣但瑩域之中丘塚纍纍慮將來莫辨其

孰昭穆爾是用僭伐特缺六之歲月列宗派之次序刻于其上庶代

代知而不紊焉敢以銘爲請予雖不敏以孝心故又鄉情有所不

能固辭者因謂之曰凡人之所以貴有子孫者爲是故也今汝之

父子嘻嘻兄弟怡怡子孫甡甡旣慕奉先之孝復爲是舉上以光

昭於先祖下以垂示於後裔俾繼序而不忘者實自此始故系之

以銘銘曰卓哉李氏本支蕃盛祖宗積善子孫承慶生事死葬禮

嚴孝敬繼序不忘絲絲無竟

皆皇慶三年歲舍闕逢攝提格日在營室中氣前吉日立石

石匠提領陳用並弟陳榮刊 陰陽人李倣寶 陰陽人崔國用

陰陽人韓贊

葛志
述遺

碑在治北門樓莊

靈霈侯行祠記

延祐三年

般陽路石匠朱讓等刊

賜進士出身承事郎益都路同知濰州事鄒惟新撰

城陽遷吏淮東路招討使司令史張滋書

傳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神之爲德變化不測

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大而四海八荒名山大川小而一鄉一邑拳石勺水凡可以興雲致雨潤物濟民者豈非神乎密州屬縣有安邱縣西南有泉其名雹泉有神祠廟額曰膏潤爵封靈霈侯者是也莒治北距城百餘里有邨曰東莞邨西北有山曰小石崗山之麓有泉在其左曲流梢東北而入濰與安邱之泉相爲南北其溉田澆圃救旱利人曾無彼此之間故土人亦以雹泉名之建廟於泉北以爲靈霈侯行祠面帳兒山尾石牛阜青石嶺峙其東大石崗瞰其西歲時香火禱祠感應不知其幾春秋矣廟有石香鼎鼎字刻乃紹聖三年父老張世通所置也曩因金毀廟貌無存逮我皇元平定區夏民安物阜時和歲豐旁近居民張汝楫於至元

丙寅銳意重構輪奐一新使鄉人奉祀者爲之拭目既歲月滋久
欽傾弗支又復如昨矣至皇慶壬子汝楫子滋洎其弟彬繼前人
之志仍以興創自任重構三閭畢功之明年增塑神像皆所以被
泉之澤答神之庥也雖然泉自山而出廟以泉而興泉之有精神
之有靈初不係一廟之興廢神之安否人之瞻仰固不爲無所係
也廟成神安而人之所以事神者當何如哉蓋聰明正直之謂神
神依人而行爲鄉之民者苟能敬恭明神孝行力田有子有孫居
鄉爲善士出世爲良臣不幸遇旱而禱禱而應所謂民和而神降
之福也彼老農巫師不此之察至於雨暘病稼霜雹着沴而徒欲
蒸豚醢酒歌舞于祠下吾不知神之享否也延祐丙辰右衛親軍

千戶季珍東莞之將種也荷泉神澤物之功嘉居民奉神之誠介張氏兄弟求文於惟以紀實余莒人也故爲之書而不辭仍係以銘曰佳哉城陽郡之北鄉東莞之後石崗之旁泉源在左漑田澆圃旱乾祈禱興雲致雨安邱靈霈神差可擬建立行祠有年於此逝者如斯歛傾弗支廢而復興瞻仰神儀凡居是土神實陰祐凶惡咎殃仁善康壽自源徂流萬古千秋荷神之休無作神羞

皆大元延祐三年歲次丙辰中秋日

莒志
述遺

碑在石崗後靈霈侯廟

大觀音寺僧演泉護照

至正元年

大觀音寺 鐫造

當大住持僧演泉 護照

智深

太安州新泰縣石匠作頭張国用

至正元年臘月廿日記 刊

石高二尺寬一尺四寸額鐫雲文字五行正書石在縣治南區
山大觀音寺壁間。

劉侯去思碑

今佚

即墨董守中

至正五年恩州劉侯來守是邦下車視篆地廣民稀土瘠人剽乃
日夜寅畏鋤強起懦恩漸義摩政令大行是歲大旱侯乃齋禱已
而霖雨三日明年蝗生侯復竭誠禱焉蝦蟆羣孳吞食盡絕山東

盜起擄掠州縣朝命剿捕渠魁殄殲註誤者三十九人侯詳讞得情以脅從罔治論大寇三人城郭蕩壞侯乃悉心規理導西湖引黃華水環注城池四門構橋以限內外寇知莒有備咸遁去至修聖廟勸農桑積常平義糧逾額以石計者二千有奇尤非他郡所比誠今之賢守令也置之循良之列不亦宜乎侯名好禮繼先其字才氣豪邁有士君子之風及瓜去郡莒之耆老柳景益因民思之不忘請予誌其事以久其傳

康熙志

馬髻山祈雨顯應碑

至正六年

碑陽

馬髻山祈雨顯應碑

額

馬髻山祈雨顯應記

石匠□□劉淵劉溫陳用刊

益都路濰州昌邑縣儒學教諭城陽蔡茂和篆額

敕授晉寧路總管府提控案事照磨承發架閣城陽段勵書丹

亞中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城陽鄒惟新記

粵我

皇元至元廿二年天下郡縣編類沿革而馬髻爲莒名山山上有泉能出雲爲風雨澤物効靈雖不載於祀典而泉之北舊有神□在其月無從可究然祈而祝之者故老相傳以其風雨時而百姓寧也

累朝詔祭于山川嶽瀆能興雲雨之所咸秩無文自至大間前縣

尹李從政始增飾其廟貌逮皇慶延祐之際郡縣主者始復更迭拜禱未嘗不顯應焉惟新未登第時亦既撫其實而文諸石矣適至正五禩 朝廷重守令之選以燕山劉侯好禮由中書左曹掾歷官以奉訓大夫來牧是郡侯儒飾吏事以利物惠人爲己任下車未踰月雨不時若侯夙夜憂惶恐致旱乾爲厄於是至誠請禱歷諸神祠吏以茲山白侯輒齋沐而躬謁焉跋涉險阻拜祝于祠下不崇朝而雨徧闔境自徂暑至有秋政通人和乃重加修葺神棲像設輪奐載新丹牖金碧非復曩昔比治政之暇復爲所以禦暴防姦計爰卽城郭要衝之地浚隍塹塹治橋門甃以石楹以柵規模精緻啓閉慎密由是居民安堵坐享五風十雨之樂無非神之

陰隲默相爾以至決疑獄辨冤民又皆侯敬恭之德孚于神人者也民之悅之以心感心神之聽之以和召和所謂人和而神降之福吏良則民賴其慶者於斯見之雖然侯之治民事神也僚佐雍睦旨意合同若監州則承務郎顏侯同知則忠勇宋恭判官則敦武朱德林都曹則梁鄒李仲宗皆足以有爲者里之致仕耆屬李英輩且復丐文爲記愚謂山川靈異前碑已述之矣澤潤生民血食一方神亦無愧於人矣吏之守土者或不務民義則人莫昭著雖有山川鬼神無所禱也後之繼政者尙鑒茲哉

皆至正六年歲舍柔兆闍茂蕤賓屆候吉日維申 立石

吏目李仲宗 司吏石中立 王珪 范處恭

呂公

張顯祖

孫信

李思恭

黃德忠

韓光祖

敦武校尉益都路莒州判官 朱德林

忠勇校尉益都路同知莒州事 宋恭

奉訓大夫益都路莒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 劉好禮

承務郎益都路莒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 顏須

碑陰

立石官屬姓名

額

朝散大夫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路達

城坊□

朱□

東西道宣慰使司照磨李英

奉施興建殿

地主劉大妻吳氏

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書吏呂守中

劉教化

劉八

劉十

進義校尉 守海日屯儲衛親軍五百戶段振

劉五

劉四

威武 遠衛親軍千戶所知事范良珣

敦武校尉左衛親軍百戶陳彬

敦武校尉太常禮儀院社稷署□鄒汝聽

曹顯卿 張彥文

管領益都等處打捕鷹房納綿提舉鄧顯祖

看守道士王道先

勅授順德路稅務提領丁復初

益都路莒州十字路□□□□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秦寧路儒學正蔡懿

司吏李□

益都路滕縣尉鄒汝功

莒密平□□□□

莒州收差庫使張禮

單節 成登

益都等處總領□□□□

莒州蒙古字學正李也先

莒州儒學正張處恭

直學白珪

莒州醫學正范用中

教諭王邦用

莒縣儒學教諭趙執中

孔宗道

宗敏

莒縣食零鹽局官劉鐸

劉成

張成

莒州前儒學直劉仲洪

莒州丁地倉使李懋祖

沂莒等處淘金所典史慕榮 劉泉 劉源

司吏王居敬

蔡和

陳世顯

薛君□

□澤

楊□

趙思齊

典史陸□

書工李彥

進義副尉益都路莒縣主簿莫惟孝

益都路莒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 奧魯勸農事暗都刺

奉施興建殿 地主劉大妻吳氏 薛聚 陳璧

劉教化 劉八 劉十 張成 郭世昌

劉五 劉四 劉生 劉顯 郭十五

城坊□ 宮寧 盛□ 王如 荆珣

本社耆老 李榮 觀主童□ 范大

朱□ 陳□□ □社長 周德 唐四

趙士遠 袁□忠 淨居寺 住持僧郭普□

馬驎 張四老 朱陳社 時彰 王聚

張世榮

馬四老

庵宗道

杜德

劉思齊

郭十□

錢珪

范惟恭

宋新

郭大

王□

孟四

劉洪□

劉惟善

劉四老

薛惟賢

孟九老

李仲□

李恭

劉信卿

王□

曹三

薛新□

田德誠

盛郁

王恭

郭□

張文顯

周用

郭十三

張傑

劉阿□

馬成

李仲良

宗社長

劉義

劉彥清

王四安

孫信

陳憑

董義

姜旺

李興

□□提領孟郁

朱社長

孫通

孟社長

薛楨

□孟氏

唐五

劉君□

陳德新

孫德

孟□

唐八

李成

□林

陳璋

張孫兒

盛德

十字路司吏孟讓

鄒汝誥

唐崇信

侯運

王盛

闕福

張□

孟五

潞泊村王四老

郭里正

郭□

郭先生

侯冠村侯社長

潘福

周全

曹四

李先生

張寬

盧令

劉通

郭奉先

楊山

楊廣

盧長

吳彥

王四老

陳仲明

王恭

侯顯

李成

劉三老

任興

于深

侯珪

趙□祖

張三 趙連 孟顯飾 王德甫 趙珍

呂四老 姚達 孟八 李牌 孟顯

陳社長 趙聚 李大 李秀 孟青

徐成 丁信 張旺 李君侯 李二

李實 張榮祖 劉二 陳客 吳興

孟二 孟子梁 劉□ 盧伯川 侯牌

陳德 盧令史 婁仲□ □旺□ 徐成

李舜

右碑高七尺六寸寬三尺五寸有奇額陽面篆書陰面正書碑之陽字二十四行碑陰題名數排上下綜錯行蹕不一俱爲正

書碑在縣治東南馬鬣山麓淨居寺塔左按此寺爲元時所建

今改爲敬龍觀

據拓本

張公居士之塔

張公居士塔后之記

蓋聞菩提果滿設利罕建於西軋法矣因園舍利塔興□□善
人示世跡顯無方或僧或俗烜□□光或□天大宰官輔弼至化
或現□英□□□焰□□□有張公居士者元□泰安州新太
縣西高都人也積代□谷農□自髫年粗肄儒業府□□□□
穎□心遂發出□之念□□出家教札沂都琅琊郡城廣聚寶刹
戒師譚公尙爲師法諱智浩侍□□□蓋日□晨昏參請或女或

禪□□利器或經或論由是遂發□□之心類古之志論云蓋我
馬友人□友□荐近始自謂度之瞞周老居士深明□□悟一
□生本末備細通□三□□因□表曉曉於七戈：焚膏繼晷忘
寢忘食至□研□不□苦辛□□□於是□□露遠□晡後
良所化從德風草偃□□□所到歸從咸庶幼黔見□□□皆日
於戊子年間遊方詣於莒郡徒衆輻湊趁風駢集時有本州清信
之士大檀越恩宰

防禦孫公傾心皈向躬詣法□依□三寶法諱義海並洎嫻憐衆
寺終身奉佛降次窠僚□鍾善緣皆三寶之棟樑誠空門之性柱
也由是孫公尋卽捨地自開耕所□□城内外地土贍濟興崇佛

宗修葺精□□□三寶之福田帛作四衆之勝所此乃皆承

大朝舜日堯天皇風大化所處殿宇庑堂如法修建大興善務可
謂□生有賴抱識霑恩名曰玉泉庵也□終不幸居士□緣將里
□衆功捐□□心劫蛻欣逝古岸負放卜有毛龜劫外戎成無影
□□□五旬有一也□□不思□□□身奄然□□□□□
□□□□□□□□□中□坐恐有遺壞久非便當□恩
弘公□衆□興心助緣自□有之命師卜其宅□□□之所□
□乙巳九月十四迂瘞□壙之辰並堵高所見瞻依□□□□之
方當作蒸嘗之所傾心□也三事備矣已往事跡上下皆聞□□
□始終元由若非刊石寧傳久遠□乃屬爲記不已□撰□梗槩

書之 銘曰

昔大朝歲次乙巳年無射中旬四日住持小□□□

□人願慮 化誘□□ 或緇或素 顯□韜光

□□□□ □□□芳 張公居士 氣宇穎昂

運□兼濟 □□□□ 孫公恩宰 三寶紀綱

降次窠心 種屋緣強 □□□□ □疑昭彰

刊石礪珍 貴口□常 元由不昧 □□□□

門人具刊于後

王×直 鄒×全 趙×信 張×廣

酒稅同監蔡

都監□

縣 □ □

主簿張

縣承 □

昭毅大將軍莒州管民官防禦判官胡

廣威將軍莒州管民官同知防禦使事張

安遠大將軍莒州管民長官元帥防禦使孫

宣差莒州達魯花赤

右碑八面高二尺零五分寬徑一尺八寸五分覆以六角之蓋蓋高一尺寬徑二尺三寸其上有頂作菡萏形已殘其半塔下

有座爲六面式。繞塔鐫字。每面行數不一。共鐫七面。正書。文中紀歲無朝代年號。但曰大朝乙巳。惟文末題名。有達魯花赤等官。因以知爲元代之物。考元代乙巳有二。大德九年及至正二十五年是也。但此刻屬前屬後則無從據定耳。塔在東關玄帝廟後院。

附

鼉鳳摩崖

鼉鳳辛丑年雞山陳元帥此山下寨

案元順帝至元十五年乙未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亳。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鼉鳳元年。越三年遣

將毛貴陷膠萊。四年陷濟南。韓軍遂久住山東。摩崖書。竈鳳辛丑。則至元二十一年。竈鳳七年也。龍古作竈。於集韻見之。韓林兒僭號十三年。明太祖初起。猶用竈鳳年號。至元二十七年始稱吳王元年。摩崖在縣治南馬鬃山。

莒志
述遺

重修莒志卷五十二終